







太宗文皇帝實錄序



朕惟古之為天下國家者必建史官左右史分記言動唐以采朝廷紀述祖宗時事有實錄則合左右史之所記凡功德之大政務之要以及其臣之言行有關治體者皆在焉

天佑

皇明我

太祖高皇帝肇興洪業武功文德之盛見諸史官之所紀者彰彰矣

皇祖太宗文皇帝以至仁大聖奠安宗社君主華夷

覃霑恩澤一視同仁禮樂文明之化弘被遠邇
乾坤之內日月之所照臨四裔君長悉臣迷
順朝覲貢獻之使接踵道路稽顙闕下者無
虛日建官府授封爵踰數十萬里之外
德威廣被古所未有何其盛也朕嗣位之初放
祕府之藏徵百司之紀特命儒臣纂脩實錄
而臨之以重臣閱歷五年始克成編蓋慎重
之至也凡百三十卷惟我

皇祖聖德神功如天地之崇高廣之包含覆載
變化神妙誠非言語所可形容繪畫所能仿
彿者然緣迹以求其心即心以考其道庶幾

可得於萬一焉大抵天地之化四時行焉春
生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以育之義以
肅之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夫有天下國家之
任者誠考於編法仁以施愛法義以興治將
宗社子孫生民之福綿永於千萬年嗚呼懋敬
之哉謹序

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

文皇帝實錄目錄

卷之一

奉天靖難事蹟

卷之二

奉天靖難事蹟

卷之三

奉天靖難事蹟

卷之四

奉天靖難事蹟

卷之五

奉天靖難事蹟

卷之六

奉天靖難事蹟

卷之七

奉天靖難事蹟

卷之八

奉天靖難事蹟

卷之九

奉天靖難事蹟

卷之十上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

卷之十下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

卷之十一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卷之十二上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

卷之十二下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

卷之十三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

卷之十四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

卷之十五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

文皇帝實錄目錄

進

實錄表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武臣特進光祿
大夫左柱國太師英國公臣張輔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臣聞上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斯有典
謨訓誥誓命之紀當時所錄萬世攸師自
漢以來暨於唐宋皆建史官專職記述我

國家奉

天啓運

聖聖相承

大經大法明於上

善政善教被於下萬方一統海宇清寧洪武以前
神功聖德史氏所記具有誠書欽惟

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
文皇帝剛健中正

廣大高明體

天之心行

天之道

勵精為理

躬儉愛人

載真邇家

中興鴻業

文治先昭於日月

武烈弘靖於華夷

大略雄材

茂功偉績

規模宏遠卓冠百王欽惟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

昭皇帝孝友英明

寬仁恭儉敬

天法

祖制治保邦

明目達聰周詢民隱時使薄歛

博施濟人

撫盈成之運

廣文明之化

丕新政紀

覃敷德澤朞月之內天下歸仁

二聖并遊仰

雲車之益遠萬姓哀慕在海宇以同情恭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續承

大寶

君國子民

推廣至仁繼志述事敬九功之惟叙得萬國

之懼心上念

祖宗功德之隆同符天地覆載之大宜宣昭於

簡冊垂儀範於帝王宣德元年五月

勅脩

兩朝實錄命

臣輔臣義臣原吉監脩臣士奇臣榮臣幼孜臣山臣瑛臣溥總裁

臣祭臣英臣直臣述臣時勉臣習禮臣學夔臣循臣從善臣驥臣來臣鶴齡臣洪

臣永清臣叙臣日恭臣敬臣翰臣雅臣翥臣繼臣中臣叔劉臣文奎臣節臣錫

臣萼纂脩發左右史臣之所記閱中外官府

之所上無考章疏叅之見聞編載事功必
備著其本末纂述

謨訓必致謹於精微闡制度者雖細不遺切
幾務者雖明必審於紀叙

聖神之道德如繪畫造化之功能儼諸形容誠
難髣髴乃若附錄臣下必在推明是非訖
五年正月恭成

太宗文皇帝實錄百三十卷

仁宗昭皇帝實錄十卷合百五十四冊謹繕寫
上進伏念臣輔等智識淺陋學術空疎曠歲月
而久稽亦討論之惟謹方之良史深愧乏三

長之稱

監于

先朝庶少資萬

幾之暇臣輔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英國公臣張輔等謹上表

修纂凡例

一 即位禮儀及賞賚之類皆書

太宗皇帝奉天靖難事

仁宗皇帝監國事皆仍載本年月日之下

一 冊立

皇后皇妃

皇太子皇太子妃及冊封諸王王妃公主皆書其儀注有新定者亦書

一

皇子皇孫生皆書親王之子生已賜名者書

親王嫡長孫生亦書

一 祀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等神

郊祀濟配

太廟增配享及遣官祭嶽鎮海瀆帝王陵寢皆

書有新增祀典亦書

一

詔書悉錄全文

勅書

御製文錄其闕事體之重者有

特勅諭臣下撫遠人及恤刑寬貸之類悉錄

一 凡造

寶璽圖書信符印記皆書

一

大駕鹵簿及

后妃

東宮親王郡王儀仗有新製及增損者書

一

皇太孫諸王公主冠婚皆書其禮儀有新定則

一 巡狩及留守事宜皆書續有損益亦書

一凡親王之國及郡王受命往某地皆書
一凡親王郡王未朝辭歸皆書文武大臣
以事來朝亦書天下官三年一朝者因事槩見
一文武官制衙門及土官衙門有新設改
建革罷及復舊者皆書

一封公侯伯及命其子孫襲爵皆書所授
封號階勲

一命駙馬儀賓悉書

一除授三公三少五府六部北京行後府
行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
事府光祿寺應天府順天府親軍指揮

司太僕寺鴻臚寺兩京國子監翰林院

欽天監太醫院堂上官及近侍七品以

上官監察御史宗人府經歷并在外都

指揮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僕

寺苑馬寺卿監運使皆書內有承襲者

亦書若中外文武官有功績顯著及以

事特陞遷者不在職之大小皆書

一選法及薦舉有新令則書

一考課有新例及損益舊例則書

一公侯伯并文武大臣老疾致仕及

特恩優閒皆書後復起用亦書

一文官誥勅永樂中
特賜者皆書二十二年八月以後惟書
初賜恩旨及損益事例

一每歲戶口之數並於歲終書之

一每歲田土稅糧屯田子粒之數及採辦
金銀等件稅課茶課之類並於歲終書
之凡蠲免除豁荒田租稅及停罷歲辦
諸物皆書田賦徭役及農桑勸課有新
令亦書

一屯種有新定事例及考較之法則書

一凡親王公主郡王郡主鎮國等將軍駙

馬儀賓公侯伯歲祿官吏俸給軍士月
糧有新定折支全支條例并書

一轉輸漕運之法及各處歲運之數皆書

一遇歲凶札賑卹志書

一倉庫坑治有新建革及新令者書

一凡新開鹽場新定中納鹽糧及定戶口
倉鹽則例皆書

一凡禮儀有新制或損益則書新製樂器
皆書

一每歲

聖節正旦冬至郊祀慶成大宴皆書遇節賜宴

如新春上元之類亦書有
特旨賜節假亦附書

一凡文武官吏軍民貢獻皆書或有酬賚亦書

一中外文武官有

特恩賜予皆書

一

車駕視學禮儀恩賚備書脩曲阜先聖二廟兩京國子監皆書各處學校增設或罷革皆書公侯伯有年少特旨送監讀書及四夷遣子入學皆書

一每科京府鄉試禮部會試

廷試皆書

廷試制策悉錄全文

一喪奠之禮及上

尊謚冊備書親王郡王王妃公主郡主喪奠皆書其禮儀有新定或損益舊儀亦書凡公侯附馬伯在京文武官三品以上近侍五品以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正官歿書卒及槩見其行實善惡務合公論其有贈謚及賜祭賻贈之類皆書若文武官有治行功績顯著不在職

之大小皆書

一文武臣僚有攷於王事者皆書
汙褒贈亦書

一凡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志著鄉里姓名行實

一欽天監奏天象氣候七政
凌犯皆書中外奏祥異及軍民之家一產三子象

是賚者亦書

一建言有闕涉國體者皆錄
詳畧隨宜有所奉

聖旨亦載

一武官子孫優給有新例則書

一遣使撫諭四裔及封拜賜賚
皆書四裔朝貢及有宴賚亦書

一凡纂脩

先朝實錄及編輯書籍皆書

一凡兵政有新令則書命將各處
鎮守防邊及有備禦規畫皆書

一

車駕親征叛虜及命將平安南等處
皆備書始末

一凡軍民衙門官馬孳生馬邊境
茶馬買馬之政悉書其牧養之地有
改遷者亦書

一凡闕津巡徼驛傳遞運封堠有新設及改革者書

一公侯駙馬伯儀賓有罪削奪及五府北京行後府六部北京行部都察院太常寺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光祿寺太僕寺應天府順天府鴻臚寺國子監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堂上官近侍七品以上官監察御史宗人府經歷及在外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行太僕寺苑馬寺卿監運使有罪頒繫下獄黜謫戮皆書有

特旨罷黜干係懲勸者不限職之大小並書其蒙

特恩寬宥亦書如犯奸惡叛逆之罪不限官吏軍民皆書常律之外別有斷罪條例皆書

一風憲官及文武臣僚彈劾大臣之罪皆書并書所得

旨意其職非大臣而所犯重者亦書

一修理

宮殿并

天地

宗廟

社稷及一應神祇壇場皆書

一營建

山陵備書建各王妃公主墳皆書其制度有損益亦書郡王以下奉

勅建者書

一修繕各處城池屯堡及新建革者皆書
一差官各處提督圩田水利及新開修治河渠圩岸橋道皆書有奏請修築陂塘等事亦書

脩纂官

監脩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師英國公臣張輔

榮祿大夫少師兼吏部尚書臣蹇義

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臣夏原吉

總裁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

資善大夫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臣楊榮

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金幼孜

資善大夫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臣陳山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張瑛

纂修

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臣楊溥

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曾榮

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王英

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直

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臣周述

翰林院侍讀承德郎臣李時勉

翰林院侍讀承直郎臣錢習禮

翰林院侍講承直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侍講承直郎臣陳循

翰林院侍講承直郎臣蘭從善

翰林院侍講承直郎臣蔣驥

翰林院脩撰儒林郎臣苗秉

翰林院脩撰儒林郎臣曾鶴齡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張洪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周叙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孫恭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楊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周翰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王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楊蓄

翰林院五經博士臣陳繼

戶部主事臣陳中

四川道監察御史臣陳井剛

福建布政司右參議臣潘文全

知縣臣萬節

教授臣丘錫

教諭臣梁萼

催纂

禮部主事臣張習

稽考參對

翰林院修撰儒林臣邢寬

翰林院修撰臣蔣禮

翰林院編脩臣胡種

翰林院編脩臣陳詢

翰林院編脩臣劉矩

翰林院編脩臣裴綸

翰林院編脩臣梁禔

翰林院孔目臣沈寅

膳錄

翰林院檢討臣許彬

翰林院檢討臣連習

翰林院檢討臣馬信

翰林院檢討臣周青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蕭湘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丘宗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楊珉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宋琰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俞宗大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陸友仁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張益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羅淵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龐叙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黃振宗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于霈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凌壽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胡澗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劉鉉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周崇厚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胡宜衡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王璜

徵仕郎中書舍人臣寇厚

中書舍人臣解禎期

吏部郎中程南雲

禮部郎中朱暉

禮部

部

中臣陳景茂

吏部員

外

郎臣宣嗣宗

吏部員

外

郎臣夏衡

吏部主

事

臣蘇鎰

禮部主

事

臣王觀

大理寺左寺

副

臣洪益中

大理寺左寺

副

臣邵暹

儒士臣鄒循

生負臣朱銓

收掌一應文籍

翰林院檢討承仕郎臣胡讓

翰林院典籍功佐郎臣李錫

翰林院典籍功佐郎臣牛麟

翰林院典籍功佐郎臣張禮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二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諱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第四子也

母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生五
子長懿文皇太子標次秦愍王揆次晉恭王

綱次

上次周定王棼

上初生光氣五色滿室照暎宮闈經日不散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心異之獨鍾愛焉比長聰明睿智仁孝友悌出於天性勤學好問書一覽輒記終身弗忘五經子史皆該貫而旁通天文地志百家之書得其要領日從名儒講論無厭倦意虛己納善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洪武三年四月乙丑

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且近北虜擇可以鎮服者遂以封

上十三年三月壬寅之國

上貌竒偉美鬕髯舉動不凡有善相者見

上退謂人曰龍顏天表鳳姿日章重瞳隆準太平天子也

上無備文武大才而度量恢廓任賢使能各適其當英傑之士樂為之用下至厮卒咸歸心焉至於武事悉精而熟老将皆自以為不及料敵制勝明見萬里號令嚴明信賞必罰由是威震朔漠虜人不取近塞時出訪民疾苦勞來撫循百姓愛戴而力行節儉故國內無事上下咸和年穀屢登商旅野宿道不拾遺人無爭訟規摹宏遠焉

太祖常曰異日安國家必燕王也初懿文太子

以柔弱牽制文義不稱
太祖意又聞其宮中過失

太祖語

孝慈高皇后曰朕與爾同起艱難成帝業今長
子不稱吾意如何

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與知惟
陛下審之

太祖曰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撫國
安民吾所屬意

皇后曰幸毋泄言恐禍之也太子聞之密以語
涼國公藍玉玉先征北虜納哈出歸至北平

以名馬進

上

上曰馬未進朝庭而我先受之豈所以尊

君父却之玉慚而心不懌至是聞太子言曰殿
下試觀

陛下平日於諸子中最愛者為誰太子曰無如

燕王玉曰臣意亦然且臣觀燕王在國撫衆
安靜不擾得軍民心衆咸謂其有君人之度

恐此語上聞殿下之愛哀矣臣又聞望氣者
言燕地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太子曰燕王

事我甚恭謹玉曰殿下問臣臣不敢隱故盡

其愚懇耳惟密之時晉王亦聞

太祖注意於

上自念己兄也

上弟也遂生嫌隙後晉王與

上皆來朝

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

上內懷憂畏疾增劇遂懇求歸國晉王密遣人

伺察

上國中細故將聞於朝既無所得二十三年春

太祖命晉王率師西出

上率師北出會期同征北虜乃見不花晉王素

怯兵既行不敢遠出

上待之久不至遂直抵迤都山薄虜營獲乃見

不花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口羊馬無筭

索駝數千先晉王恐

上有功遣人馳報太子謂

上不聽已約束勞師冒險太子言於

太祖已而晉王旋師

太祖不樂及

上捷報至

太祖大喜曰燕王清沙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太

子言晉王雖未深入然張聲勢有犄角之助

燕王亦未可獨為功又言燕王得善馬不進
太祖皆不聽

二十五年春復命

上率師出塞○四月丙子太子薨

太祖愈屬意於

上一日召侍臣密語之曰太子薨長孫弱不更
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為儲貳以承天
下之重庶幾

宗社有托翰林學士劉三吾曰立

燕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且皇孫年長可繼承
矣

太祖默然夜焚香祝于天曰後嗣相承國祚
延永惟聽於天耳遂立允文為皇太孫皇太
孫一日坐東角門謂太常寺卿黃子澄曰我
非先生輩安得至此然

皇祖萬歲後我新立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
制之子澄曰此不雖處置太孫曰請試言之
子澄曰諸王雖有護衛之兵僅足自守朝廷
軍衛犬牙相制若有事以天下之衆臨之其
能當乎漢七國非不強大而卒底亡滅者蓋
以大制小以強制弱勢必不支太孫喜曰茲
事終仗先生矣

三十一年閏五月

太祖不豫遣中官召

上已至淮安太孫與齊泰等謀詐令人齎勅符
令

上歸國及

太祖大漸問左右燕王朱未凡三問無敢對者
乙酉

太祖崩是夜即歛七日而葬太皇孫遂矯詔嗣
位改明年為建文元年踰月始訃告諸王且
止母奔喪

上聞訃哀毀幾絕日南向慟哭而朝廷政事一

委黃子澄齊泰二人擅權怙勢同為蒙蔽政
事悉自己出變更

太祖成法而注意削諸王矣一日朝罷建君文
謂子澄曰先生憶昔者東角門之言乎子澄
曰不敢忘也然雖密子澄退與齊泰等私謀
曰今主少不閑政事諸王年長皆握重兵久
將難制吾輩欲長富貴須早計泰曰此易易
但使人誣告其陰私坐以不軌削之削一國
可以蔓引諸國子澄曰始更思之泰曰他事
不足動惟大逆則不宥子澄曰然則所發何
先齊泰曰

燕王英武威聞海內志廣氣剛氣剛易挫加以
不軌之事孰信其誣去其大則小者自懼子
澄曰不然

燕王素孝謹國人戴之天下知其賢誣以不軌
將誰信之周齊岷代在

先帝時尚多不法之事何況今日而於今作過
周王必先周王易取耳周燕之母弟取周即
剪燕之手足今只俟周有罪即令議處治彼
必未救救則可以連坐是在我取之有名在
彼雖有一國之衆勢孤無援取之何難泰曰
甚善甚善明日入白建文君喜曰黃先生善

謀矣未幾果有言周王不法者遂遣曹國公
李景隆率兵至河南圍王城執王府寮屬驅
迫王及世子闔宮皆至京師削王爵為庶人
遷之雲南妻子異處穴墻以通飲食備極困
辱未幾代王桂湘王柏齊王棖岷王棖皆得
罪柏闔宮自焚死執棖囚之京師棖降為庶
人流漳州自是朝廷日益驕縱簡

宗廟之禮興土木之役遣宦者四出選女子充
後宮媚悅婦人嬖幸者恣其所好窮奢極侈
褻衣皆飾珠繡荒淫酒色晝夜無度臨朝之
際精神昏眩百官奏事唯唯而已宮中起大

覺殿於內置輪歲而敬禮桑門出宮主與尼
為徒倚信閣豎與決大事進退大臣參掌兵
馬皆得專之凌辱衣冠霄害良善紀綱壞亂
嗟怨盈路災異疊見恬不自省新宮初成妖
怪數出起而索之寂無所有亦不介意於是
太陽無光星辰紊度彗掃軍門熒惑守心飛
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疾疫在在有之文華
殿承天門及武庫相繼災君臣之間恬嬉自
如初周王被執果勅

上議其罪時

居喪守制憂悒成疾見勅惴惴不知所為乃

上書曰若周王孺所為形迹曖昧幸念至親
曲垂寬貸以全骨肉之恩如其迹顯著

祖訓具在臣何敢他議臣之愚誠惟望陛下體
祖宗之心廓日月之明施天地之德其言懇則
深至建文君觀之戚然以示齊泰黃子澄曰
事莫若且止泰子澄趨出私相語曰縣官婦
人之仁今事幾如此其可已耶明日共入言
曰今周王既獲所當慮者惟

燕王棖因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如併去之便
失今不圖後悔無及建文君猶豫未決而遣
人陰刺候王府事無所得復諭泰等曰彼罪

狀無迹可尋何以發之恭子澄曰欲加之罪
寧患無辭今其書詞恣是營救周王指以連
謀復何辭哉曰朕在位未久連去數王何以
掩天下公議莫如且止子澄曰為大事者不
顧小信况

太祖常注意

燕王欲傳天下陛下幾失大位矣非二三臣察
力爭則固已為所有陛下安得有今日哉今
事幾如此又其病久未愈正天與之時先人
者制人不宜因循也建文君曰

燕王勇智絕人且善用兵雖病恐猝難圖宜更
審之恭曰今邊報壯虜有聲息但以防邊為
名發軍戍開平其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
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圖之後噬臍無益
也建文君領之乃以謝貴為壯平都指揮使
張昺為布政使俾誅誘王府官屬覘察王府
動靜

元年三月建文君命都督宋忠調綠邊各衛
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護衛精壯官軍
悉選隸忠麾下護衛胡騎指揮闕童等悉召
入京調壯平永清左衛官軍於彰德永清右
衛官軍於順德以都督徐凱練兵臨清都督

取礮練兵山海諸將防於外張昺謝貴防於
內約期俱發時

世子 二郡王高煦三郡王高燧皆在京
齊泰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黃子澄曰不可
事覺則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莫若遣歸使
坦懷無疑也遂遣歸尋悔遣人追之不及齊
泰等密謀令人上變告適

上遣人至京奏事泰喜曰吾事就矣遂執之鍛
鍊成獄即發符逮王府官屬且約謝貴先發
密誘長使葛誠為內應宋忠等外應令王府
人無大小獲即殺之

六月謝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北田軍士布於
城內填溢街巷逼圍主城外牆

上聞王城外牆甲馬聲以為操練者休息不知
問而謝貴等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路

上聞之曰我病不出聽其塞貴等乘馬張益過
王門不下又教守王城卒

上猶不在意謝貴等令軍士登城探甲執兵飛
矢入王城四面鼓譟震動城內外

上聞之問左右曰此何為者指彈張王朱能等
泣曰外勢若此誠可憂臣等坐為魚肉矣
上慰遣之曰我無若等奉法循禮何有不減今

外雖詢詢久當自定毋佈也時官屬已有逃
入佛寺藻井上謀為旦夕計者未幾削爵詔
下王等復泣曰今少主昏蒙姦臣執柄謀害
宗藩圖危

社稷立未幾時諸王芟夷殆半臣屬該誣以大
逆誅戮妻孥及於宗族可為寒心

殿下居國何有過失一旦無釁而削名爵兵刃
四集事危勢迫禍不可測

殿下坐以待之臣等死無足惜但傷

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封建諸王相傳萬世陵
土未乾而諸王蒙患國除身滅誣以不軌之

名他日誰為雪冤受屈萬世

殿下縱愛其身以守區區之小諒柰

高皇帝宗廟社稷何況身亦未必能保也

上亟止之曰今雖削吾爵中誠猶或可白若等
慎勿妄言言出禍隨是自取族耳王等復泣
曰誰不愛其死臣等寧死於

殿下之前不忍死於奴隸考掠刀鋸之下言訖
悲不能止

上執王等手曰保無他虞復慰遣之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一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二

元年七月癸酉有醉卒磨刀於市者鄰媪問
曰磨刀欲何斫卒厲聲曰殺王府人媪竊以
告會都指揮張信密告謝貴等伏兵約守城
軍昏暮俱發入王城為變朱能等潛遣問覘
之果然能等請曰事急矣救死於水火不可
緩也

上曰誠知禍幾迫切有不能免然骨肉至親
疑交措可以情白俟更籌之能等曰臨難貴
於果決

殿下但曰叔姪至親周王豈是疏遠之屬况今日禍機發於權姦豈由朝廷權姦忍於害殿下而

殿下不忍豺虎蛇虺傷人不已亦必圖去之之術豈能甘心委身以飼之哉

上曰事果迫迫我當告于天地神明

皇考

皇妣寧自裁決以明予心張玉等曰此匹夫匹婦之爲豈

殿下所爲乎

上曰夫危欲求安禍欲求福人少而害大不能求安而反沾危矣不能致福而反益禍矣能等曰古語云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殿下之天有時定矣

上曰諸公堅欲如此異日無相怨也玉等曰今命在須臾不得旋踵求賁死耳尚何怨况舉事以義雖死不怨

上曰計將安在玉等曰護衛勇士尚餘八百人可暫入王城守衛

上曰兵者凶器戰者危道爭者末事誠非所欲玉曰聖人有不得已而用之者湯武是也若

臣等所言不見聽請從此決矣
上曰必如諸公言可以自救但其軍已布滿城中護衛人少恐不足辦事能曰先擒謝貴張昺餘無能為

上曰謝貴張昺防守既嚴猝亦難擒須以計致之可也今姦臣遣內官來逮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召貴昺付所逮者貴昺必來則縛之一夫之力耳乃匿壯士端禮門內遣人召貴昺貴昺不來久乃至衛從甚衆至

王門門者呵止其衛從惟貴昺得入至端禮門壯士出擒之其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昺不出稍稍散去王等率勇士盡捕貴等所伏兵將士皆踴躍奮一當百時圍王城軍及列隊于市者惟聽貴昺等指揮及聞貴昺被擒皆散走是夜王等攻九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

上令指揮唐榮解甲騎馬導從如平時過西直門見鬪者呵之曰汝衆喧闐欲何為者誰令爾此不義是自取殺身耳衆聞雲言皆散乃盡克九門遂下令安集城中人民按堵諸司官吏視事如故比平都指揮使俞瑱走居庸

關馬宣走薊州宋忠率兵至居庸關知事不
濟退保懷來留俞瑱守居庸

上親問謝貴張昺盡得齊泰黃子澄等交構之
迹

上曰我初不信人言果然姦宄搆誣逞毒若此
吾幾為所屠矣於是大慟遂上書於朝曰臣
聞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遠惟明夫智者恒
慮患於未萌明者能燭情於至隱自古聖哲
之君功業著於當時聲名傳於後世者未有
不由於斯今事幾甚明非不見之謂而陛下
略不垂察謹冒死以聞昔

皇考太祖高皇帝當元世之末世生民塗炭羣
一雄角逐披冒霜霧擲風沐雨東征西伐親赴
矢石身被創痍艱難百戰萬死一生然後定
天下成帝業立綱陳紀傳之萬世封建諸子
鞏固

宗社為磐石之安夙夜圖治兢兢業業未嘗自
寧不幸

皇考賓天今陛下嗣承大寶而姦臣齊泰黃子
澄輩不能秉道德以輔聖治而包蓄禍心恣
譏賊之口奮豺虎之毒假陛下之威權剪皇
家之支葉擗榑柏桂梗五弟不數年間並見

削奪雖其皆有愆過未聞不軌之圖重可裁
減護衛輕可賜勅誠勵則朝廷於厚親之仁
懲過之義兩盡其美矣不務出此動輒削王
爵奪國土轉徙流離行路矜惻柏尤可憫闔
宮自焚聖仁在上胡寧忍此此蓋非出陛下
之心而皆姦臣之所為也今其心尚未厭足
又以加臣臣守藩于燕二十餘年寅畏小心
奉法循分

天地

宗廟神靈鑒臨在上敢有一毫非僻之心哉陛
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於皎日誠以君

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為諸王先况敢
有悖仁傷義之為哉而姦臣跋扈蔽陛下之
聰明誣直為狂加禍無辜比者執臣所遣奏
事之人董楚刺藝備極苦毒迫其言臣有不
軌謀遂分佈宋忠謝貴張曷等於壯平城內
外卒伍林聚戈矛耀日甲馬馳突於街衢鈺
鼓羽旄於遠邇圍守臣府周市嚴密詢其所
由但云府中不留一人闔家惶惶不測何事
小大凜凜如臨湯火已而貴曷為護衛之人
所執臣得此二人始詢知姦臣欺詐之謀號
地呼天擗踊無許切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

父母至親也於今事陛下如事天也臣固之
此非出陛下之心但臣愚戇不能諂媚權貴
耳夫為臣之道知有君而已焉知權貴臣所
以懼今日之禍者此也然臣竊料權姦之心
不止於害臣而已譬如人欲伐大樹必先剪
旁附之枝然後及其根榦親藩夷滅之後朝
廷孤立姦臣得志

社稷危矣此不待明者而後見也昔成周封建
同姓綿八百餘年之恭秦廢封建二世而亡
明鑒斯在詩曰佻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
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

無獨斯畏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伏望陛下廓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
德音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庭以永安

宗社以保全親藩以福被生民此非獨臣之幸
乃國家天下之幸也臣非敢愛一身一家之
死但惓惓之誠慟

皇考建洪業之艱難望陛下保洪業於永遠遙
仰天門敬摠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姦
權之黨必已蟠結深固恐陛下未易除之伏
觀

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親王訓兵

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
俯伏俟命惟陛下念之念之既發書訖

上以橐示羣臣見者咸曰辭旨懇切必能感動
早得休兵誠為至願

上曰孝弟者人心所同苟有仁心一觀斯言豈
得不感動彼能感動在轉移之間耳未能曰
彼忍心如此恐未能轉移如不轉移兵可已
乎

上曰天祐國家則兵禍不作張玉曰天佑國家
則姦人必獲是日

上諭諸將士曰我

太祖高皇帝

考慈高皇后嫡子國家至親受胙以來惟務循
法守分爾曹所共見者今少主信任姦回殘
害骨肉我

皇考

皇妣創業艱難封建諸子藩屏天下傳續無窮
今已削奪五王又及於我

皇天后土實所共見此有何辜吾義與姦邪不
共戴天

宗廟神明昭鑒予心言已

上垂涕將士皆感動流涕時風雲四起人咫尺

不相見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僅尺許有光燭地洞徹上下將士皆喜以為

上得天之應云○甲戌通州衛指揮房勝等率眾以城來歸○丙子馬宣在薊州謀起兵來攻

上遣指揮朱能等攻拔其城遂生擒馬宣○化衛指揮蔣玉密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城來歸○丁丑

上諭將吏軍民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並建諸子藩屏國家

皇考有疾初不令諸子知之閏五月初十日亥

時崩十一日寅時即斂七日即葬踰月始報計諸王又不容其奔喪而信任姦邪恣更祖法諸王小過便見削奪未及朞年削奪五王湘王被迫闔宮自焚我守藩以來一心敬慎奉法守分不敢有違比用謔邪之言無故輒見疑忌昨遣人奏事執付獄吏備極楚毒迫其招認反謀飾無為有必欲加害

天地

宗廟神靈在上爾曹衆耳目在下吾果有此心乎已聞調天下軍馬四集吾父子一家之命危在朝暮死不足恤但傷身蹈善行而名被

大惡所不甘於心况此皆姦臣所為非出朝
庭之意吾將躬詣闕下自白且聞姦臣之謀
謂今宗藩所可忘者惟吾一人去之則其他
如折朽不足慮矣其導少主所為率皆反道
背德流連荒亡之事天變不畏
祖法不守人怨不恤駸駸不已天下幾何其不
亂國家幾何其不亡昔我
皇考起布衣提三尺劍東征西討南攻北伐萬
死一生百戰勞苦以肅靖天下肇造帝業立
綱陳紀以傳萬世豈堪一旦為賊臣敗壞之
哉

祖訓云新天子正位如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則
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
平之予已上書陳情請誅姦臣今少主為姦
臣所蔽恐不見容則惟應以爾等往清君側
之惡扶國家於既壞安

宗社於垂亡恭朝闕庭謁拜

陵寢然後退守舊藩庶幾以明忠孝之心於是
將士咸叩頭言曰

殿下此舉誠天理人心之正

上天與

祖宗必皆祐助臣等皆素受

太祖厚恩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俞瑱在居庸
關劫其軍民將攻北平城民有竊走來告
上曰居庸關路隘而險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
萬夫莫窺據此可無北顧之憂今俞瑱據之
勢在必取譬如家之後戶豈容他人據之今
彼不量力又欲來攻城莫若乘其初至民心
不服易與取也若稍緩之彼增兵監守則難
取矣○己卯命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
討瑱安等攻拔其城瑱走懷來依宋忠捷至
上曰彼若知固人心謹守此關我攻之豈能即
破今天以授我不可失也乃命千戶吳玉守

之

上語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
因其未至可先擊之諸將皆曰敵衆我寡難
與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

上曰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論力則
不足以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
輕躁寡謀狠復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
癸未

上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倍道而
進甲申至懷來先是獲敵諜者言宋忠誑其
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城中皆為

燕王所殺妾屍積滿道路宜為報仇將士聞之
或信或否

上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為前鋒衆
遙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輒應
喜曰我家固安幾為宋都督所誤皆倒戈來
歸宋忠餘衆蒼黃列陣未成

上麾師度河鼓譟直衝其陣宋忠大敗奔入城
我師乘之而入宋忠急匿于廁搜獲之并擒
都指揮俞瑱斬都指揮彭聚孫泰于陣并首
級數千獲馬八千餘匹都指揮莊得單騎遁
走餘衆悉降即散遣歸原衛諸將以得宋忠

頗有喜色

上曰宋忠本庸才以貨賂諂諛姦臣得官一得
兵柄便爾驕縱此如孤鼠耳勝之何足喜也
老將用兵雖克大敵不形於喜色喜則易驕
驕則不戒不戒則敗幾萌矣孔子所謂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爾等勉之○丙戌永平守將
趙彛郭亮等以城未歸○己丑

上諭諸將士曰吾與若等今日馳驅非求富貴
蓋上以安

宗社清朝庭下以保身家耳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軍民者

太祖之赤子姦權作難假君命滅親藩危
宗社驅之以蹈白刃非其所得已也今所欲除
者惟姦臣數人耳爾衆慎毋嗜殺嗜殺則傷
天地之和以損

太祖數十年生育之仁毋貪財貪財則失民心
民心失則大本虧矣居民耕桑高賈買鬻慎
毋擾之夫有亂時無亂法違予言者必法以
懲之吾已上書于朝旦夕有恩旨必得全生
豈忍使爾輩獨麗于法爾其懋哉毋詒後悔
諸將咸稽首曰

殿下好生之德同于天地臣等豈敢違命以取

罪戾 庚寅守遵化指揮蔣玉言都督劉真
陳享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出松亭關駐沙
河將攻遵化○壬辰

上率兵援之劉真等聞

上將至走還松亭關○乙未

上命千戶李濬等領兵至關指麾部伍若將攻
城之狀劉真等閉關不敢出

上曰大寧軍馬牽制吾後而劉真無能為也陳
亨素摠誠於我但為卜萬所制兵法有當用
奇者若以計去卜萬亨必來適邏騎獲大寧
二卒至

上曰計可行矣乃作詔卜萬書盛稱獎萬而極毀詆亨緘識牢密召一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彼何為者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得厚賚卒跪告首者曰能為我請得偕行惟命是從不取望賚守者如所言為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者終不平至即發其事劉真陳亨搜卒衣得與卜萬書遂疑萬執下獄籍其家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二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三

元年八月戊戌朔○己酉謀報長興侯耿炳文願兵三十萬駐真定都督徐凱領兵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揚松營莫州其先鋒驍勇者九千人已據雄縣肆虜掠

上率師禦之○壬子至涿州叱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晡時度白溝河

上曰今夕中秋彼不虞我至必酣飲自若乘其可戒可以破之促諸軍速行夜半至雄縣圍其城城中既覺登城大罵我軍憤恨黎明攀

緣而上遂破其城

上亟下令戒諸將勿殺諸將怒其罵盡誅之獲馬八千餘匹

上責諸將曰吾舉義以安

社稷保生民豈向殺戎嘗諭若等毋嗜殺人今輒取違令以壞我事夫多殺適堅人心使人皆畏死盡力以闔一夫捐命百夫莫當何以誠事功也且非但不能成事功亦非自己之福昔曹彬下江南未嘗妄殺其後子孫昌盛其好殺者子孫往往絕滅今雖拔一城所得少而所失多矣諸將皆叩頭謝罪

上度潘忠揚松在莫州未知城破必引衆來援諭諸將曰吾必生致潘揚諸將未喻遂命譚淵領兵千餘先度月橋橋伏水中約忠等已過橋聞炮聲即起據橋淵言水中恐難久伏上令每軍取芟草一束蒙頭以通鼻息又令勇士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淵如

上旨

上登城遙望忠等果至出師逆擊之路傍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據橋潘忠等敗急趨橋不得我軍腹背夾擊之生擒潘忠揚松餘衆多弱死

上問忠等莫州軍馬幾何忠云尚有戰士萬餘馬九千餘匹今聞臣敗必走急取可得也

上率精銳百餘為前鋒趨莫州徑薄其營悉降之盡獲其人馬輜重明日回軍駐白清河語諸將曰今潘忠等被禽衆皆敗沒耿弇文在真定必不虞我至不設備我由間道出其不意破之必矣諸將稱善適炳文麾下小將張保者未降請為前鋒自效

上問保炳文所願軍幾何保曰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半營潭沱河南半營河北

上給張保馬遣之歸且教保佯言身敗被獲守者困遂脫擊竊馬以逃仍聲言我軍將至諸將請曰今由間道不令彼之蓋掩其不備柰何遣保告之為備

上曰不然始不知彼虛實故欲掩襲之今知其半營河南半營河北則當令知我至其南岸之衆必移於北并力見拒我一舉可盡敗之無欲使知雉縣莫州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者也若不令其知徑薄城下雖能勝其北岸之軍南岸之衆乘我戰疲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益力勝負難必且人委身事我當推誠任使縱若彼有反則去一

張保於我何損哉諸將無敢復言遂引兵而西○辛酉至無極縣

上以敵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乃召問舉軍所向有云且往新樂以覘敵勢

上曰新樂僻在一隅吾逗番于彼銳氣已餒敵引衆來戰勢力不均若等且度能勝之否今直抵真定敵衆新集紀律未定人心不一乘我士氣方銳可一鼓而破之諸將或然或否惟張玉與

上意合力贊之○壬戌未至真定二十里獲采樵者詢之炳文軍惟備西北其東南無備

上率三騎先至東門突入其運糧車中禽二人問之其南岸之營果移於北岸由西門而營直抵西山

上將輕騎數十繞出城西先破其二營適炳文送使客出覺之奔還急起橋我軍斫斷橋索橋不得起炳文幾被禽其麾下登城大罵相距二百餘步

上引滿射之應弦而斃城中驚懼炳文出城迎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衆奮擊之

上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敵陣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門塞不得入相蹈藉死

者甚衆乃自相斫然後得入而闔門自守丘福等殺入子城門閉乃退其左副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願衆接戰我騎士薛祿引槊刺堅墜馬揮刀斫之堅大呼曰我李駙馬也勿殺祿生擒之其右副將軍都督寧忠左軍都督顧臣都指揮劉遂俱被禽斬首三萬餘級積屍塞城壕溺死浮沱河者無筭獲馬二萬餘匹俘降數萬盡散遣之有二千人願留不歸上從之薛祿縛李堅未見上讓之曰爾本親戚非有怨仇亦從姦臣何也今日之罪可逃乎堅頓首祈哀命械送北平

須臾將士縛顧成未見

上曰爾

皇考舊人安得亦為姦臣所使成泣曰老臣實為姦臣所逼無所逃罪幸見

殿下如見

太皇然老臣不死猶得報効遂命釋成縛賜之衣

上聞降者謀叛去恚召至諭之曰人之情去家則有父母妻子之思爾等如有之即明以告我給爾資糧遣送出境若不告而逃為邏騎所獲爾必不免矣降者該叩頭言本無此心

蒙大恩得生全方思圖報安敢懷歸且歸亦
寧得休暇不勞瘁乎實無此心

上曰爾曹皆

皇考赤子吾舉兵政圖安利之耳爾此來固非
出本心亦非朝庭所命但為姦臣驅迫不得
已也吾豈忍傷之爾今欲留此固善但父母
妻子不知爾存亡日夜憂懸爾但依吾言悉
歸衆復叩頭曰願留雖孱弱無勇願隨軍度
或效報分寸

上曰吾此舉非志於攻城略地不過欲誅姦惡
數人及為姦惡所使而不順者誅之吾衆足
矣不須爾曹遂恣遣之於是一路喧傳而南
曰殿下不嗜殺人待降者恩如父母聞者皆
喜而赴戰者率無鬪志兵刃稍接多釋甲耒
降矣

上語諸將士曰昔周公誅管蔡三年罪人乃得
今姦臣弄兵謀危

社稷罪浮管蔡吾舉兵誅之願將士奮義效勇
所嚮克捷然罪人未得爾等久暴露于外能
無父母室家之思乎凡事必先勞而後逸必
翦除姦宄肅清朝庭乃與爾等解甲韜戈以
圖休息諸將叩頭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

日

殿下為

宗社之故披冒風霜在外臣等敢以私家為念
哉○丙寅攻真定二日未下

上曰攻城下策徒曠時日耗士氣遂命班師
建文君聞耿炳文敗始有憂色語黃子澄曰
柰何子澄對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
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糧餉充足取之
不竭用之有餘區區一隅之地豈足以當天
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
成禽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曹國公可以當

之前不用長興侯而用此人豈有失哉遂遣
曹國公李景隆代之○初谷王穗遁還京師
齊恭等慮遼王植寧王權為

上之助建議悉召還京惟植至遂遣勅削權護
衛

九月戊辰朔永平守將郭亮馳報江陰侯吳
高都督耿璿等以遼東兵圍城○戊寅謀報
曹國公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
并調各處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

上語諸將曰李九江泰養之子寡謀而驕矜色
勵而中餒忌刻而自用况未嘗習兵見戰陣

而輒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之矣漢高祖大
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為用不過能將十萬九
江何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
復召報者問景隆軍中事

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為將政令不
脩紀律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今北
地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皸瘃
甚者墮指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
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
盈而復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挽四也
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

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為然吾在此必不
取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未攻城回
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禽矣諸將
曰永平城完糧足可以無憂今宜保守根本
恐出非利

上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
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
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
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為永平耳
欲誅九江未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未
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破九江也九江

景隆小字云丙戌

上率師援永平諸將皆曰必守盧溝橋扼李景隆之衝使不得徑至城下

上曰天寒水涸隨處可渡守一橋何足拒敵舍之不守以驕敵心使深入受困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壬辰吳高等聞

上至倉卒盡棄輜重走山海

上遣輕騎追之斬首數千級俘降亦數千人盡散遣之

上議攻大寧諸將咸曰攻大寧必道松亭關今

劉真陳亨守關先破真等然後可入而關門險塞猝恐難下遲留日久李景隆必攻北平恐城中不安莫若回師破景隆徐取大寧萬全之計也

上曰今從劉家口径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將士悉聚松亭閱其家在城皆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援城破之日撫綏其家屬松亭之衆不降則潰矣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窺也吾政欲使其領全兵堅城之下還師擊之如拉朽耳諸公弟從予行毋憂也○乙未師行

上諭世子嚴守備敵至慎毋與戰

十月丁酉朔○戊戌師至劉家口路極險隘人馬單行可度守閔百餘人諸將欲攻破關門而入

上曰不可攻之則彼棄關走報大寧得豫為計乃命鄭亨頌勁卒數百卷旆登山斷其歸路而從後攻之悉禽守閔者師遂度關○壬寅師抵大寧城中不虞我軍驟至倉卒閉門拒守○上引數騎循繞其城適至西南隅而城崩上麾勇士先登衆蟻附而上遂克之獲都指揮房寬撫綏其衆頃刻而定城中肅然無擾遣

陳亨家奴并城中將士家屬報亨等劉真等引軍來援軍士聞家屬無恙皆解甲時寧王權三護衛軍為朝庭削奪者尚留城中至是皆歸附

上悉以還寧王○丁未劉真劉亨回至亂塔黃崖亨與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右護衛指揮陳文議曰觀於天命人心成敗可見不如從順理曰此正我意夜二鼓亨等襲破真營真單騎走廣寧亨等率衆來降○李景隆聞上征大寧果引軍度盧溝橋意氣驕盈有輕視之志以鞭擊馬韉曰不守盧溝橋吾知其無

能爲矣直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時

世子嚴爾部署整飭守備城中晏然數乘機遣勇士縋城夜斫景隆營殺傷甚衆營中驚擾有自相蹂踐而死者景隆攻麗正門急時城中婦女皆棄城擲瓦石擊之其勢益沮

壬子

世子遣報至

上語諸將曰李九江懸軍深入禦衆趨利兵法曰不知進退是謂縻軍九江墮此矣甲寅拔大寧之衆及寧王權皆回壯平乙卯我

軍至會州命張玉將軍中鄭亨何壽充中軍左右副將朱能將左軍朱榮朱濬充左軍左右副將李彬將右軍徐理孟善充右軍左右副將徐忠將前軍陳文吳達充前軍左右副將房寬將後軍和允中毛整充後軍左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丁巳師入松亭關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三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四

元年十一月丁卯朔庚午師至孤山訊知
李景隆軍鄭村壩我邏騎至白河還言河水
流漸兵不可度又聞景隆列陣於白河西是
日大雪初霽

上點禱曰天若助予則河水合是夜起營達曙
至白河水已合於是麾師畢度諸將進賀曰
同符光武浮沔之瑞上天佑助之徵也

上曰成敗亦惟聽於天耳時景隆遣都督陳暉
願騎萬餘來哨而行道相左暉探知我軍度

河從後追躡其衆方度

上率精騎還擊之斬首無筭暉餘衆奔渡河水忽解溺死甚衆獲馬二千餘匹暉僅以身免謀報景隆馭軍嚴刻士卒多躡履執戟晝夜立雪中不得息凍死及墮指者甚衆臨戰率不能執兵

上曰違天時以自敝可不勞而勝之乃率諸軍列陣而進遙望敵軍謹動

上曰彼亂而囂可擊也以精騎先進連破其七營諸軍繼之交戰自午至酉

上益張奇兵左右衝擊大敗景隆兵斬首數萬

級降者數萬悉縱遣之日向暝收軍回營時寒甚都指揮大真歛舊鞍焚於

上前有甲士數人趨附火衛士呵止之

上曰此皆壯士勿止吾擁重來尚寒况被甲執刃哉聞者感悅是夜景隆盡棄其輜重拔衆南遁遂獲馬二萬餘匹諸將請追之

上歎曰殺傷多矣降者皆釋之遁者不須追也况天氣泛寒飢凍而死者亦不少宜抑止鋒銳勿過傷生諸將乃止時敵兵圍九門者尚未知景隆遁猶固守不退

癸酉上率兵攻之破其四營其餘望風奔遁所獲兵

資器仗不可勝計諸將稽首言曰前臣等請先破李焄隆然後攻大寧而

殿下不徒睿筭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

上曰此適中耳向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為常法但後有高略毋難言○乙亥

上還北平休息士馬以前所上書不報復上書于朝曰臣聞至明者無遠而不照至誠者無遠而不格陛下嗣承大統為臣民主蓋天下仰望如日月之明也臣叨奉宗藩比者見惡

權姦橫加大惡將魚肉其一家臣之無辜

天地鬼神共所照鑒前竭肝膈上書自陳蓋出於危急迫切之誠可為至矣今歷三月未沐垂察而疊發大兵討罪不已是臣雖有至誠不能上格陛下雖有至明不照坐遠矣竊聞朝庭論臣有不軌之事八是必欲寘臣父子一家於死地不宥也死非難但無罪而被極惡之名以死此為難耳凡人冤苦則呼天謹陳其八事之說惟陛下垂察其一謂臣三護衛官有踰額數者今臣三護衛指揮不及二十員此職掌內負額尚不足鎮撫百戶於常

額亦缺千戶不過五十員比額雖多三五員
然皆

皇考臨御時朝庭除授者非臣所敢自署蓋
祖訓職制條有云王府指揮司官并屬官隨軍
多少設置不拘數目當時各王府皆然非
皇考獨厚臣○此姦臣之狂臣也其二謂臣不
當無事操練軍馬此事亦在

皇考臨御之時有之蓋
祖訓兵衛條有云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
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間暇則
遍數不拘非臣取擅為也然自

皇考賓天之後臣居喪且病足跡未嘗出外庭
而護衛軍士兵部數數調遣備邊存者僅半
而教練久廢壯平官吏軍民咸所目覩此姦
臣之狂臣也其三謂臣不當於各衛選用軍
官自陛下嗣位以來臣未嘗言及兵事亦未
嘗選用一官但在

皇考時曾具奏於壯平城中散衛選用三五人
亦不曾於外衛選用蓋

祖訓職制條有云凡王府武官千戶百戶從王
於所部軍職內選用開具各人姓名實跡王
親署奏本不由各衙門差人直詣御前奏聞

頒降誥勅當時王府通例如此非獨臣部具有文檢可驗此姦臣之狂臣也其四謂臣私養鞬韃卒蓋臣府中有鞬軍百餘人悉是洪武中歸附朝庭處於北平

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以備禦虜防邊之用當時賜勅俱在內府必有勅底可稽其百餘人今死者已四之一其頭目亦已赴京別用實非臣私養此姦臣之狂臣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於府中日夕論議為非尤是無根駕虛之說果如有之必知是柯氏名出何郡縣指實罪之誰敢不服今無指實

之人但冒以空言

天地鬼神其可欺哉此姦臣之狂臣也其六謂臣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儼

皇城守禦之制更番嚴甚以為闕防朝庭蓋祖訓兵衛條有云凡王府侍衛指揮三員千戶六員百戶六員正旗軍六百七十二名守禦王城四門每三日一次輪直宿衛其官軍皆三護衛均撥自臣之國以來二十餘年欽遵此制非始於陛下嗣位之後而陛下臨御以來兵部數調護衛官軍防邊宿衛多不及舊數此姦臣之狂臣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過

於各府此蓋

皇考所賜自臣之國以來二十餘年並不曾一毫增益其所以不同各王府者蓋

祖訓營繕條明言燕因元之舊有非臣敢僭越此姦臣之狂臣也其八謂臣第二子高煦過涿州擅宮驛官此實臣失於教訓然宮一驛官遂指為臣不軌之迹寃濫之過何以服天下後世此姦臣之狂臣也大抵八事皆是釀虛飾耳詐加以大惡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姦臣肆無忌憚假天子之威權行之與趙高指鹿為馬者何異且陛下與臣皆出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於屬最親也姦臣猶得誣以極惡則踈遠之小臣天下之細民彼若惡之欲寘死地可望雪理可望全活耶臣竊計姦臣設心非止於殺臣其不奪天子之大權濁亂天下傾危

宗社不已也蓋今諸王之中臣為長周齊湘代岷五府已去之矣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比又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孤身其能全活乎伏望陛下廓日月之至明鑒臣之愚誠而思

宗社之大計斷然不惑去此姦慝斯國家
宗社之幸天下生靈之幸非獨臣之幸也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俟命之至謹書奏聞○戊寅
釋遣守

皇陵卒

先是俘降者衆皆散遣之其願留者聽
至是知留者有守

上惻然曰少主不思

祖宗之重為姦臣所使守陵卒皆驅赴戰陣天
下士馬豈少此數人哉乃召至前慰勞之悉
與資糧遣歸守

皇陵

黃子澄等知李景隆敗匿不言建文君

問問子澄曰外間近傳軍中不利果如何子
澄曰聞交戰數勝但天寒士卒不堪今暫回
德州待來春更進子澄遂遣人密語景隆令
隱其敗勿奏景隆如指由是內外蒙蔽朝庭
所得軍中奏報皆非實乎景隆之為將也蓋
子澄薦之故所言悉聽云○甲申大賚將士
上諭諸將曰賞罰者至公之道也賞人心則衆
勸於善罰當人心則衆懲於惡善為政者不
以賞私親不以罰私怨故衡石至公天下取
其平水鑑至明天下取其照今用將士平大

難非賞罰至當何以服衆然于一人耳目豈能周及必爾諸將從公核報勿徇私情勿虧公義有功必從其實庶賞罰之行當于人心得其心斯得其力矣○己丑前都指揮僉事周成袁成張睦為姦臣貶黜落職者上念其皆

太祖功臣而黜非其罪咸復之○甲午上諭于衆曰惟我

皇考太祖皇帝受

天命有天下四海乂安萬國咸服立綱陳紀傳之後世長子立為皇太子衆子皆封王藩屏

邦家以鞏固無窮之鴻業不幸皇太子早薨秦王晉王相繼亦逝比我

皇考賓天少主不明姦臣齊泰黃子澄在側用事擅權怙勢變更成法險邪譏慝搆禍宗藩摧撼

宗社以微過削奪五王復操刃向予前後興師動百十萬賴

天地

宗廟之靈相佑予躬臣下一心屢以寡勝衆然予不敢以勝自喜而益重憂畏者蓋思天下蒼生皆

皇考赤子姦惡驅之以冒白刃彼何罪焉所得
俘降恚從遣之其死於鋒鏑之下者恚命掩
瘞少主略不思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
父母有傷和氣而致災沴此者京師地震府
庫災四方山崩水溢大風雨雹蝗旱千里天
心警戒至矣亦不下念省此皆信任姦回為
所蒙蔽予凡兩上書陳訴無辜傾馮中心可
為極矣而俱不見答是其欲加害之志終不
可回蓋齊泰黃子澄輩予所不與共戴天者
也其包藏禍心不止於害予其意必至濁亂
朝廷傾危

宗社快其所欲然後已則予以爾將士南行用
清君側之惡豈可已也爾等須協心比力以
相予去此兇慙上安

宗社然後退守藩屏與爾等共享太平之樂不
然吾與若等名陷大惡身家皆不能保矣爾
其懋哉衆皆叩頭曰
殿下忠孝之誠上通于天天必佑助臣等敢不
思奮

十二月丁酉朔先是

上語左右曰遼東雖隔山海而數擾永平當思
所以靖之吳高雖怯而行事差密楊文耜而

無謀去吳高則揚文不足慮矣然非用智不能去之遂遣人賁書諭二人與揚文書則盛毀辱之與吳高書則盛稱譽之而故意其函若誤寘者於是二人皆以聞於朝朝庭果疑吳高削其爵徒廣西獨命揚文遼東守之由是兵無紀律人懷疑貳不取數出矣○丙午台募忠義智勇之士○謀報李景隆在德州復調集各處軍馬期以明年春大舉○上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來春大舉我今宜往征大同諸將曰彼既將來則我當為備何得妄而去之

上曰彼雖云然尚俟春暖我征大同大同必告急於彼以求援若寒之地南卒脆弱不耐疲於奔命則凍餓迸散必多誘而散之何為不可諸將曰善○乙卯出師征大同○庚申師至廣昌守將湯勝等舉城降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四終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五

正月丙寅朔

上至蔚州城守不下指揮李成號衝天李者倉
猝城外走匿水溝中士卒搜得之

上釋之誠願獻城自效遂遣歸城城中人不從
執誠囚之諸將候誠不至遂欲攻城

上曰觀其守備非旬日不能拔兵純威挫難以
得志當用智取之其城外舊有敵臺臺有樓
駕飛橋跨接城橋毀而臺存我軍因以為蔽
遂令每卒具一布囊以土實之自臺上推之

于下將積疊與城齊東之而入積疊將成以
霹靂車飛石擊城中城中恟懼守將王忠李
遠等舉城降即下令禁侵擾軍士入城肅然
一毫無犯

二月丙申朔○丁酉命蔚州衛指揮同知王
忠率其精銳軍隨攻大同○丁未韃靼國公
趙脫列干司徒趙灰鄰帖木兒司徒劉哈喇
帖木兒自沙漠率衆來歸賜賚有差○癸丑
謀報胡寇將侵邊

上遣書諭韃靼可汗坤帖木兒并諭瓦剌王猛
哥帖木兒等曉以禍福○我師攻大同李景

隆果未援引軍出紫荆關

上率師由居庸關回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
指者十二三棄鎧仗于道不可勝計○癸亥
李景隆遣人賫書來請息兵而書詞驕蹇不

孫

上以示諸將諸將皆怒

上曰九江人奴耳何足怒賜書答之曰覽書知
無恙甚喜但書詞何其虛誕矯飾而矜高夸
大也夫言貴以誠事貴論理誠斯無往不孚
理斯無往不服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汝

太祖高皇帝之甥至親也吾所為是非曲直上
有

天地有

宗廟神明昭鑒之下有羣臣有一國軍民共見
之而至親乃不見不知可乎大抵今日之事
為權姦之勢所脅雖天子尚在其掌握凡是
非邪正瞭然明白者皆移易變置以眩惑之
自天子以下惟其言之聽生殺予奪惟其所
欲惡予素不能諂事權姦故今日必欲見害
雖天子不能不從之爾亦不免為所驅迫而
來也然爾為所驅迫者屈於其勢而已之力

不足也若汝之心彼固不能迫而昏之也今
反覆來書是汝心亦為所昏乎何其虛誕矯
飾而無誠矜高夸大而無理歟權姦所指予
罪凡八其六事皆予傳承

祖訓而行於

皇考之世者何圖今日反以為罪乎其一謂第
二子高契擅苔驛吏固是過矣而遂指為其
父之不軌其亦可以服人乎其一謂予招納
異人術士此尤是茫無聲影凌虛駕誕之說
天地鬼神其可欺乎以此而輒加之極惡大
罪勢壓威迫將戕其一家權奸所為毒切如

此故自救之計不容已也爾今言欲息兵固
上合天心下合人心矣然當明兵禍實始於
誰明其所始而一言以弭之孰不忻願而凡
事有本有末為之必自其本庶幾可成今權
姦肇兵禍之本也誠欲弭兵必自去權姦始
權姦去則朝庭清明朝庭清明則上下之情
通上下之情通則兵待言而自弭矣汝不思
此而但盛稱謀臣之精勇士之衆甲馬之富
疆傲自矜天以為泰山壓雞子之勢此固權
姦所恃以肇禍者而汝亦同之爾亦愚矣哉
夫區區壯平一隅之衆不足以當天下之力

三尺童子知其然也然師行有以忠為勇以
義為壯以仁而勝者亦有恃衆而覆好驕而
敗者初不係人之衆寡力之強弱也况今天
下謀臣勇將素受

皇考之恩而於今嫉權姦之跋扈憫宗室之無
辜者所在有之故臨戰之際倒戈未歸已數
萬人雖却之不納而遣之不去助謀效力翕
然同心吾何足以得此哉蓋忠義之心人人
所同則汝所哆然以自矜大者又可終恃乎
此蓋因汝夸詐聊為言之然不足深辯但當
推誠以明今日之事理夫吾所欲者去惟姦

臣齊泰黃子澄數革耳去之而使紀綱政令一出於天子朝廷清肅

宗社真安恚復

皇考之庸即歸守藩屏永祗臣職非取萌分毫踰分之望此吾之誠心也如固匿權姦不去禍本而惟欲散吾之衆豈獨吾心所不能從將士忠義之憤其肯從乎懇懇之心惟在於此前嘗兩奏書於朝軟許中悃恚不賜答此必姦臣慮非己利邀截蔽匿不以上聞今備錄往爾觀之如汝不惑於權姦之所迫而能篤念我

皇考之大德

宗社之大計以及予至親之誼則以密聞於朝達予之誠於上聽上處之若爾惟知有姦臣不復他念即無益之書繼今宜絕遂以兵刃見加予亦不得而辭避矣其亮之○乙丑

上遣二郡王高與三郡王高燧祭陣亡將士命

世子厚恤其家又命未降指揮耿孝等

分詣鄭村壩等處收骸骨十餘萬聚瘞于北山之麓封樹其墓而嚴禁樵牧仍遣孝祭之上親製文勒石以志曰嗚呼昔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提三尺劍掃除禍亂平定

天下尔諸將士俱從南征北伐略地攻城櫛
風沐雨宣力效勞共成我國家大業勲績茂
矣茲者姦臣濁亂朝綱同謀不軌欲傾鴻業
而先滅諸王以翦其藩屏故調發將士被堅
執銳列陣成行加害於我不得已為自救之
計率兵敵之而我將士思

太祖高皇帝大恩忘生舍死忠誠感通

神明昭鑒雖衆寡不侔而所嚮克捷尚念陣亡
將士上非由朝廷之所命下非有切已之怨
仇徒為姦臣所驅迫而斃於矢石鋒力之下
哀哉何辜已遵釋典命僧脩齋誦經資其冥

福其骸骨棄露草野命官收瘞于北山之麓
封土樹木以堅其藏仍勒石墓側昭示久遠
而繫以銘曰天地之德生物而已保合太和
生生無止惟聖則之遇物無私一視同仁子
育春滋哀彼之傷若已之疾無罪驅死巨霧
之賊緬惟古禮埋芻以時不俾暴露仁政之
施嗚呼尔衆國之忠良姦臣肆毒甚於虎狼
死于戰陣曾不尔戚我心孔傷但馬尔惕念
尔骸骨棄於草野日炙雨淋我豈忍也拾而
聚之窆窆于斯魄其安矣魂其妥而維石峯
峯勒銘山阿維千萬世其永不磨

三月丙寅朔大閱武臣有為權姦所黜而來
歸者復其職

四月丙申朔李景隆軍德州郭英吳傑軍真
定漸移近北朝廷先命中官齎璽書賜景隆
斧鉞俾專征伐中官度江大雷風雨壞舟璽
書斧鉞皆沉於水至是復賜之景隆受之益
驕恣奢僭麾下諂事之如君臣禮遂無忌憚
云○丁丑

上召諸將議出兵迎敵○庚子馮遂出師○辛
丑營于城南馬駒橋○壬寅移營武清遣謀
者趨德州真定覘敵○癸丑謀報李景隆軍

過河間前鋒已至白溝河郭英等軍過保定
期與白溝河合勢而來我軍遂進駐固安○
乙卯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眾
郭英老邁退縮平安愎而自用胡觀驕縱不
治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徒恃其眾耳
然眾豈可恃眾而無紀律則易亂且擊前而
後或不知擊左而右不相應徒多何益今彼
將卒不專政令不一紀律不肅分數不明往
者鄭村壩之敗如風行草偃其士卒非不多
也大抵將為三軍司命將志衰則三軍之勇

不奮其甲兵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為吾之資
耳尔等但秣馬礪兵聽吾指麾兵法曰識衆
寡之用者勝吾策之審矣第患尔等過放當
謹以為戒即日度王馬河營於蘇家橋是夜
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及
上以塌迨旦兵瑞有火光如毬擊燂燂相下上
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將士皆奮欲戰
己未
上復以不得已舉兵之故祝告于
天方告有神爵五色飛駐旗竿之首告畢嚮西
北而去

上曰此神靈告我所嚮也必有大捷遂率諸軍
由西北河而進先令百騎於百溝河東震砲
日午後大軍度河過平安伏騎兵萬餘於河
側

上曰平安豎子耳徃從吾出師塞北頗識吾用
兵故取為前鋒吾今日破之要使其心膽俱
喪

上先以百餘騎之薄將交鋒遽却以誘之安軍
動而陣亂我軍馳進

上率數十騎突出其後夾擊之安軍大敗斬首
五千餘級生禽都指揮何清獲馬三千餘匹

時李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
百萬列陣以待我師進薄之景隆等陣稍動
上以數十騎馳入其陣將士奮躍而從敵人馬
辟易我師衆之斬首無筭時已暝不辨人猶
戰未已敵軍中舉大噐時閃爍有光我師望
見其明甲輒擊之敵箴大噐于地其所未一
窠降瑞馬丹者著人馬皆穿而我軍俱無所
傷時夜深各收軍還營

上親殿後從者惟三騎恚所營處

上下馬視河流辨東西知營在上流遂度河稍
增至七騎是夜營白溝河北令軍士秣馬蓐

食俟旦畢度時敵有胡騎三百來降

上令宿衛我胡騎指揮省吉恚令解甲釋兵而
休既而盡殺之黎明

上問胡騎降者安在省吉曰臣慮其變詐倉卒
不及請命已殺之矣

上大怒曰降者推誠受之豈可涉疑而殺之降
者見殺誰復樂歸我哉耳前殺無罪三百人
縱無陽報必有陰遣昔李廣殺降終不封侯
尔之功名由此不顯矣○庚申我軍度河景
隆等軍橫亘數十里

上列陣以當之聞合數四敵疑不敢進

上諭諸將曰昨日之戰我觀敵如兒戲耳今敵雖衆不過日中必破之衆踊躍爭奮後軍房寬先與敵交戰不利

上率精銳赴之所向皆靡斬敵驍將瞿能父子及其精卒萬餘人先是戒中軍張玉佐軍朱能等曰必先推敵鋒繼以馬步齊進乃令都指揮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動

上以精騎數十突入敵軍左掖殺傷甚衆敵勢披靡莫敢嬰鋒乃虜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為戰勇氣百倍

上遙見我陣後塵起百此敵人乘我後也乃以七騎馳赴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其數十人稍却數十步而止須臾復馳入敵陣擊殺數十人進退如是百餘合殺傷甚衆左右曰敵衆我寡難以持久宜就我軍併力擊之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使諸將得以致力於彼若往就我軍彼亦合力形勢相懸數倍我衆殆難破矣於是復進戰不已敵衆飛矢如注

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缺折不堪擊乃稍却敵來逼而限以二堤

上復馳馬越堤逆之佯以鞭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堤而止遂相持

上曰吾不進敵不速破乃易劔以勁騎繞出敵後突入馳擊敵勢少動遂敗棄戈而走須臾敵大陣亦敗奔北之聲如雷遂追擊至其營會旋風折其大將旗幟敵衆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烟焰漲天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等潰而南棄委輜重器械孳畜不可勝計所賜鉞鉞皆得之斬首數萬級溺死十餘萬追至碓縣月梯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降者十餘萬悉放遣之李景隆單

騎走德州○壬戌我軍乘勝進取德州

五月乙丑朔○辛未李景隆聞我軍且至挾德州之衆宵遁○癸未命陳亨張信入德州籍吏民收府庫得糧儲百餘萬山東軍民以牛酒迎謁軍門絡繹不絕

上不受慰勞而遣之禁軍士無侵掠李景隆奔濟南○丙子

上諭諸將曰李景隆在濟南收集敗亡今乘勝追襲之勢必瓦解○丁丑留陳旭守德州

上率師往濟南○己卯至禹城北二十五里駐營日晡倍道而進誥旦至濟南李景隆衆尚

十餘萬倉卒布陣未定

上以精騎赴之左右控

上馬諫勿進

上曰迅雷之下其勢不及掩耳既敗景隆餘不可緩彼布陣若定則難猝破遂進擊之大敗景隆斬首萬餘級獲馬萬七千餘匹景隆單騎遁餘衆悉降盡散遣之濟南城守不下上命諸將攻之○辛巳隄水灌濟南城○壬午下今募忠義勇敢之士應募者甚衆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六

六月甲午朔齊恭黃子澄聞李景隆等屢敗濟南危急皆震悚喪氣乃謀遣尚寶司丞李得成等來講和以緩我師

七月甲子朔

上遣李得成等歸諭之曰吾嘗兩上書陳達中懇皆不見吞今不取再竄爾吾

皇考所獎拔者能不忘

皇考之恩則歸為奏於朝臣之中誠前書備矣但望皇上明斷而已自古聽讒邪之佞誅骨

內之親鮮不覆敗我為王下天子一等富貴
已極尚何求哉而纔人交構積毀銷骨誣之
以極惡加之以大罪發兵見屠哀哉何辜是
以有死之心無生之志不得已用兵自救然
猶日夕覬望有回旋之恩今爾之未實副所
望夫明主之治天下不忘其所尊不弛其所
親舉其大而略其細是以九族睦而天下平
今欲轉禍為福在反掌之間耳誅奸讒以謝
祖宗去新政以復舊章施恩宗親而罷兵息民
非獨保全臣之一家亦永保國家無窮之休
若溺於權奸之言必欲去臣但恐臣去而國

家亦危矣惟聖明審之言訖

上流涕左右聞者皆流涕得成歸備言之齊泰
等怒而囚之○癸未

上遣書諭

世子 曰謀報敵將平安願衆二十萬營單
家橋欲於御河邀我糧舟又選善水者五千
度河將合勢攻德州今德州尚餘糧數十萬
但慮衆寡不敵且山東新附義勇軍今皆挈
家歸壯不絕于道亦慮為敵所邀吾料敵新
敗膽破氣索必不敢出然不可不備汝即令
高燧將萬餘人南出初營於彰義門明日移

營盧溝河西又明日營良鄉如將與我軍合勢者使敵聞之必狐疑不敢輕進四五日後令高燧率軍復回敵必再來覘往迓踰旬則我之糧舟及新軍皆過直沽矣

世子如

上旨行之已而平安覘知果蓄疑不敢出

八月癸酉朔○戊申解濟南圍還師北平命諸將曰綠途嚴禁軍士侵掠召陳旭還北平九月壬戌朔

先是承天門災朝臣多言宜罷兵息民以答天譴翰林文學博士方孝孺獨言諸侯當戒

之應孝孺遂建議改謹身殿為正心殿午門為端門端門為應門承天門為皋門前門為輅門悉從之自是益多變更矣○乙丑歸至北平○辛巳遣北平府知府唐清祭碓縣山川及白溝河之神

十月壬辰朔○己亥陳亨卒

上親為文遣儀賓袁容祭之○丙午下令征遼東○丁未

上率師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遠征况遼東早寒恐士卒難勝惟殿下熟計之

上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
州盛庸守德州徐凱陶銘款城滄州為犄角
之勢德州城壁堅敵衆所聚定州亦城完有
備滄州土城墮圯已久今天氣向寒城豈易
就我乘其未備出不意急趨攻之敵有必敗
之勢今聲言東征者示無南伐之意以怠之
耳失今不取彼城完而守備固難以為力凡
事貴密故未令衆之者慮泄也玉與能叩頭
稱善○庚戌駐營夏店○壬子密令徐理陳
旭等先詣直沽造浮橋濟師○丙辰移師還
通州循河而南衆咸疑曰人征遼東而南行

何也

上給之曰夜來有白氣二道自東北指西南占
書云執本者勝今行師利南不利於東天象
顯示不可違也時徐覲等謀知我師征遼東
果緩守備而發軍四出伐木脩城○戊午我
軍過直沽

上語諸將曰徐凱等所設備惟青縣長蘆而已
磚梁兒竈兒坡數程無水皆不備趨此可徑
至滄州城下是夜二更啓行晝夜三百里敵
兩發哨騎皆不相遇明旦至鹽倉遇敵哨騎
數百盡禽之食時至滄州敵猶未覺督軍士

築城我軍既至城下始蒼黃分守城謀衆昏
朕粟不及探甲我軍四面急攻之

上麾壯士由城之東北角登逾時拔其城而先
已遣人斷敵歸路遂斬首萬餘級獲馬九千
餘匹而生擒都督徐凱陳暹都指揮俞琪趙
濟胡原李英張傑并指揮以下百餘人餘衆
悉降咸給謀遣歸時迫暮餘三千餘人未給
謀期明旦給而遣之是夜悉為譚淵所殺
上聞亟召淵切責之曰尔雖善戰有功然擅殺
無罪三千餘人如何可掩過汝誠欲吾得人
心乎失人心乎吾每臨戰戒尔輩勿妄殺惟

爾好殺不止天報顯明若此所為汝能免禍
乎淵叩頭對曰此皆各處精選壯士今釋之
無幾日當復來殺我矣既盡力獲之而復縱
之是縱虎遺患也故臣愚計不如去之便
上曰如爾所言凡與我為敵者必盡殺之乃已
乎不順我者殺之矣順我者亦殺之則彼寧
盡死力以聞誰復其心見順也淵慚悚而退
上置酒飲徐凱等遣之歸凱等稽首曰臣等荷
太祖高皇帝深恩以有爵祿今為姦臣所驅迫
干犯大義罪當死

殿下天地之仁不殺而赦之臣之一家雖糜粉

不足報大恩德今尚何歸
殿下方誅奸臣以安

宗社臣等雖駑願效犬馬之力盡死以報臣不
願歸矣

上從之皆遣回北平仍其官祿

十一月辛酉朔○甲子先是我軍破滄州所
得輜重器械及降將徐凱等移直沽之舟於
長蘆載還北平

上慮德州盛庸之衆要之乃率諸軍自長蘆度
河循河而南至景州遂至德州遣人於城下
招盛庸庸堅壁不出時我軍皆已過

上督率數十騎殿後庸覘知之遣騎數百未襲
後

上迓兵擊之殺百餘人生擒千戶蘇獻餘悉降
○壬申駐軍臨清

上語諸將曰盛庸聚衆德州而仰給御河運糧
若邀其糧彼乏食必不得已而出出必虛聲
為躡我之後其實欲向南就食今覘伺其出
還軍擊之蔑不破矣○甲戌移軍館陶遣輕
騎哨至大名盡得其糧舟遂取其糧焚其舟
我軍自館陶度河至冠縣過莘縣遂向東阿
東平以誘敵衆

十二月辛卯朔。甲午駐營汶上。邏騎至濟寧。

上聞盛庸引軍出德州。遣輕騎往覘之。○丁酉。獲盛庸運糧百戶二人。詢知盛庸營東昌。其先鋒孫霖以軍五千營滑口。

上命朱榮、劉江率精騎三千夜襲破霖營。殺數千人。獲馬三千匹。生禽都指揮唐禮等四人。孫霖僅以身免。○乙卯。我師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

上諭諸將曰：盛庸乏糧而出，今東昌素無蓄積，彼必決死一戰。須以智破之。敵欲連戰，則我不戰。敵不欲戰，我則擾之。我以精騎繞出敵後，觀其陣厚薄虛實。若可擊，就擊之。爾等但望軍動，即鼓譟而進，俾其腹背受敵，內必自亂。可以收功，借不可擊，我掠敵營而回。爾等稱毋恃累勝之威，有玩敵之心。尤當加警。諸將叩頭受命。

上歷觀其陣，曰：吾以得破之之術，敵精銳火器俱在前兩旁，及後空虚。時敵持重不欲戰。上以精旗擊其左翼，繞出其陣後，復衝其中堅。

敵圍

上數重

上望其陣西南稍薄遂衝擊而出殺其將士甚衆

上顧所率一勇士馬傷不能出復殺入敵陣挾出之時我軍違命不俟

上擊敵輒先踴躍馳赴曰見敵不殺無勇矣遽進先薄其陣為敵大噐所乘而退張玉突入

敵陣大戰連殺百數十人玉亦被傷而歿

上猶未知力戰不已敵敗退時已昏暮就陣執敵率訊知我步軍已退遂還營○丙辰

上旋師令步軍輜重先行

上以百餘騎殿後敵五千餘騎未追

上按轡徐行俟追者至其先鋒出陣挑戰

上發一矢射之應弦而斃敵退而復進但先出戰者輒射殪之敵乃懼不敢逼而退○丁巳

師至館陶時盛庸馳報真定於是敵衆四出以要我歸師敵間獲我軍士即皮面抉目剗

剔心腹慘毒特甚我軍聞之咸懷憤恨持必死之志故每臨陣人自為陣不俟督促云

三年正月辛酉朔師次威縣真定敵帥以馬步兵二萬未邀

上以精騎數千緣途按伏而躬率十餘騎薄其陣誘之且闕且却引入伏內盡殪之○乙丑

師次深州真定敵帥復以馬步兵三萬未邀
上先命騎兵千餘遙阨其歸路而率精騎百餘
薄敵陣敵勢動我軍乘之遂潰奔還真定為
我騎兵所邀生禽監軍內侍長壽并指揮以
下數十人斬首萬餘級獲馬三千餘足餘衆
降者悉從遣之○戊辰師次蠡縣百姓苦敵
虜掠逃散出境

上遣人招之百姓聞

上至皆悅遂還復業○丙子師至北平○丁丑
諸將以東昌無功免冠頓首請罪

上曰爾等冠非爾之失其失在予予恃爾等皆

同心同德驍勇善戰故愛惜才難每有小過
略而不問循至違律併廢前功譬如慈母愛
子過於驕縱久則不聽母命此豈子之罪哉
諸將皆叩首惶恐流汗浹背

上復曰勝負固兵家常事今勝負亦相當未至
大失所恨者失張玉耳艱難之際喪此良輔
吾志今寢不怙簾食不下咽也言訖流涕不
止諸將皆泣下莫敢仰視

二月庚寅朔○戊戌命僧修齋薦陣亡將士
上親為祭文祭之祭畢

上流涕言曰奸惡橫加毒害於我爾等憫我無

辜奮力戰鬪為我而死含無窮之寃於地下
每念及之痛切于心遂脫所服袍焚於前諸
將趨進亟止之

上曰將士於予情同父子死者有知鑒予之哀
焚訖悲慟不已將士視之皆慟陣亡之家其
父兄弟見者皆收淚曰人孰不死死死而象
主恩德如此又何憾我等但當努力而報且
為死者雪寃也遂相率請從征自效○壬寅
上諭諸將曰敵勢已漸見逼宜因其未出先往
禦之不可坐受其制○乙巳

上率師南出諭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同心協

力臨陣斬敵每戰必勝可謂難矣此者東昌
之役不傳號令遂棄前累勝之功深可惜也
大抵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若白溝之戰
南軍怯懦望陣却走故爾輩得而殺之此懼
死必死也爾等每於戰鬪之際衝冒白刃奮
不顧身以一當百以百當萬故能出萬死全
一生此捐生必生也是皆爾所見所知者故
懼死退後是自求死自今毋恃累勝之功慢
不加警必沈著有謀必剴勇不怯毋率略毋
選要庶幾可以建功勉之勉之○己酉駐師
保定

上會諸將議所向咸曰定州軍民新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

上曰野戰易於成功攻城未易取效今盛庸復聚衆德州吳傑平安頡頏真定相為犄角如吾攻城未拔頡頏師城下彼合勢未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真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敵必出迎戰西來則先擊西東來則先擊東敗其一軍餘當破膽諸將曰二百里非遠我軍介兩敵之間彼合勢齊進則腹背受敵矣

上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於

呼吸之間雖百步不能相救矧二百里哉遂決明日移軍於紫園八方

上所御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疑為龍紋鱗鬣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皆叩頭曰龍君象天命嘉兆必獲大捷

上歎曰我與若等不得已禦難求生耳敢有一毫非分之望哉但荷

天地

宗廟之靈得去權奸清朝庭安

宗社退守藩封傳于子孫吾志願畢矣况今生死未保乎且冰花偶然所凝豈可遽云嘉應

果若嘉應亦非吾德可當爾曹慎毋妄言又
戒之曰方當相與戒慎之際不可妄以此為
而有怠之心

三月庚申朔進軍緣漳沱河列營當敵往來
之衝遣遊騎哨定州真定而多為疑兵以誤
之○辛未聞盛庸軍至單家橋

上率師由陳家度度河逆之不見庸軍恐其潛
與真定軍合於是往復渡河者三過一虎咆
孝河側遂殺之

上諭諸將曰格殺猛獸勝敵之徵也○己卯偵
知盛庸營夾河遂進師追之也○庚辰距敵

營四十里駐兵

上語諸將曰吾觀敵列陣每精銳在前罷弱在
後明日與戰以勁師當其前推其精銳餘自
震懼矣中軍常去敵五六里嚴整列陣以待
之我以精騎先薄其陣統其背擊之推之使
前彼急行五六里氣喘力乏中軍俟其既過
隨而擊之我躡其後乘勢逐之慎勿逆擊之
彼敗不得前奔則盡死力赴闕矣○辛巳令
諸將列陣前進午至夾河盛庸亦列陣以待
上先以三騎覘庸陣見其大車火器強弩戰楯
悉列陣前遂掠其陣而過敵出千餘騎未追

上勒馬注矢待之其追騎將近

上射殪一人其餘衆稍止已而復來又射殪一人如是者三乃却

上以騎兵一萬兼戰步卒五千薄其陣將交鋒步卒下馬攻其左掖敵擁盾層疊自敵我軍攻之不得入

上預作木積長六七尺橫貫鐵釘於端釘未有逆鈎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相牽連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矢下如雨敵衆棄盾走倉卒其火噐又不能發我騎兵乘之而入搗其中堅敵衆亂皆前奔

中軍將譚淵望塵起遽出兵逆之塵戰而死未能張武等率諸軍並進

上以勁騎掩擊敵背衝貫陣中與能等合勢斬刈甚衆殺其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皂旗張等時迫暮各斂軍還營

上以數十騎逼敵營而宿天明視之四面皆敵左右曰亟出無為所困

上曰且休無恐日高丈餘

上引馬鳴角穿敵營從容而出敵衆顧視驚愕喑不敢進○壬午

上諭諸將曰昨日譚淵見敵走逆擊太早故不

能成功兵法云窮寇勿追故我先戒中軍令
整兵以俟俟敵已過然後順勢擊之蓋彼雖
少挫其鋒尚銳汝必欲絕其生路安得不致
死鬪大抵臨敵貴於審機變識進退淵不從
吾言以致喪身汝曹當慎之今日敵未爾等
與戰我以精騎往未陣間敵有可乘之處即
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光武所以破王
尋也遂嚴整俟敵至時我軍于東北敵軍于
西南進與交戰自辰達未
上臨陣督戰將士人人爭奮乃張奇兵往未衝
之敵軍屢退而復合兩軍兵刃相抵彼此戰

疲各坐而息已而復起戰相持不退飛矢交
下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敵軍
眯目咫尺不見人我軍乘風大呼縱左右翼
橫擊之鈺鼓之聲震地敵軍大敗棄兵而走
斬首十餘萬級追至滹沱河溺水及踐蹋死
者不可勝計餘該潰散降者悉縱遣之盡獲
其器械輜重盛庸單騎走德州

上戰罷回營埃塵滿面將士不能識及聞
上語聲乃趨進見

上每臨陣出入陣間決機應變但見一卒為敵
所困皆馳赴援出之諸將士遙見

上旗幟皆喜莫不奮戈爭先一以當百故無往不勝也○初敵帥驕溢謂此舉必成功各持金銀器皿及錦繡衣服俟破壯平城盛作宴會至是大敗所持器皿衣服盡為我軍所得○癸未遣人報捷於

世子至單家橋過敵衆萬餘營橋南不能進遂還○甲申

上率兵徑趨單家橋破敵營斬首數千級溺死者甚衆是日駐師樓子營先是吳傑等引軍出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庸敗復還真定上語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則出上策若

軍已出復歸以避我此中策若未求戰則下策也我計其將出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聞盛庸敗必不取出

上曰不然吳傑平安擁衆十餘萬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間隔之今逗留不出則將有老帥費財之罪矣况彼雖外與盛庸合其實忌庸先成功今庸已敗彼必欲獨成功矣其勢必出我暫散軍士託言取糧彼聞我軍散必乘虛而來我軍之出不遠伺彼將至即回嚴師待之必落吾彀中是日軍士四出取糧又令校尉荷擔抱嬰兒偽作避兵者奔入真定

城揚言壯軍皆出取糧營中無備傑等聞而
信之遂出軍襲我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六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七

勅修

三年閏三月庚寅朔○乙未命鄭亨李遠等
將騎兵五千哨真定○丙申鄭亨報吳傑軍
浮沱河壯去我軍七十里

上笑曰彼不量力揣智輒欲來戰乳大犯虎伏
雌搏狸雖有鬪心力能勝乎豈不鑒盛庸哉
遂飭諸軍度河時向暮諸將請明旦度陸崇
進言曰今日出兵陰陽家所忌
上曰吾千里求戰憂敵不出故百計誘之今彼

既在外是其送死之秋時機如此豈可失也
若稍緩之彼退守真定城堅糧足攻之則不
克欲戰則不應欲退又不能將坐受其弊矣
拘小忌者終誤大謀

上遂策馬先度劉才執轡言曰水深騎雖可度
步軍輜重柰何

上麾騎兵由上流度令步軍輜重涉下流騎陣
過下流而下流遂淺輜重畢度

上先率騎兵三千循河西行二十里果遇敵軍
敵退營藁城○戊戌與敵鋒畧交值晚各斂
兵還營

上慮敵潛退躬率數十騎逼敵營而宿以綴之

○己亥吳傑平安列方陣於西南
上遙望而笑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足取
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
乃以軍縻其三面悉精銳攻其東北隅與傑
等大戰

上以驍騎數百循滹沱河逸出敵後突入敵陣
大呼奮擊兩陣矢交如雨而集於
上旗者如蝟毛平安於陣間縛樓數丈升高以
望

上麾精騎衝擊之將及樓平安下墜而走幾被

獲忽大風起發屋拔樹傑等不能支我軍四面蹙之斬首六萬餘級追奔直抵真定城下殺死無算俘降者釋之盡獲其軍資器械生禽都指揮鄧戩陳鵬等傑與安僅得入城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

諭世子謹箴之以示後世子孫使知今日禦禍之難都督顧成見旗而泣謂

世子曰臣自少從軍今老矣多歷戰鬪未嘗見若此也○庚子師度滹沱河○己酉至順德○辛亥至廣平郡縣官民各持牛酒來迎上恚不受但慰勞遣之○癸丑至大名官吏父

老率衆來迎是日獲敵謀者言齊泰黃子澄等皆已竄逐

上大喜語將士曰若爾則有悔禍之心而兵難可解吾亦可以釋憾矣將士皆曰此未可信縱是姦臣已黜而其所調天下之兵尚在境上是姦臣之計尚可行也

上乃奏書於朝曰臣聞虞舜用辟首去四凶啟湯之聖不吝改過皆帝王之盛美萬世所師法也臣奉藩以來今歷二紀祇祇栗栗不敢越違比緣姦臣齊泰黃子澄懷莽操之逆圖志傾危於

宗社造滔天之禍剪藩輔之親屢削諸王次及
臣誣直為狂飭虛為實加之大惡冒以深
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擠臣一家並真
死地臣嘗瀝中懇號數訴天天居甚高畧無
見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雖至愚豈忍
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狂殺親王
之名哉故以兵自防誠非得已上願

天地

宗廟之靈鑒臣中誠憫臣非罪俯垂庇佑大軍
之至每自摧衄然臣不取為喜恒用傷悼誠
念此皆

皇考所養兵民而姦臣一旦盡驅之白刃之下
使濺血成川暴骸蔽野嗚呼冤哉彼實何罪
故風夜拳拳秉誠摠敬願

天地願

祖考冀開發聖明助震威斷早戮姦賊用除禍
本庶幾以清朝庭以安

宗社以全親族以息兵民而天下有太平之望
也比聞姦臣齊恭黃子澄皆以竄逃于外臣
一家長幼皆欣喜舞抃有更生之慶謂陛下
日月之明已宣雷庭之威已震朝庭可以遂
清

宗社可以遂安親族可望保全生靈可望休息
天下可望太平帝舜之去四凶成湯之改過
不吝陛下無而有之矣然臣猶未能盡釋於
於心者初聞齊黃被黜即以徧三軍將士曰
明天子已洞察我之非辜而去權姦矣旦夕
必下寬貸洗雪之恩吾與若等可以解甲而
休帖席而臥矣將士皆曰誠所願見但慮非
出誠心而姦臣姑為退避之計以弛我耳然
我豈可輒自弛以束手就擒哉如其果出誠
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猶
聚境上侵迫不已則是姦臣身雖出而姦臣

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
夫聖人感人至誠而已至誠可孚豚魚而况
人乎陛下推誠待下誰不悅從若徒示以去
姦臣之名而實仍用姦臣之計此非獨撒陛
下之藩籬將遂傾陛下之堂室莽操之事前
鑒甚明此不待智者而後之也姦臣之設計
臣前書陳奏已詳如陛下不信但試察其所
行所言果忠於朝庭乎果其自為乎惟陛下
明之於心度之於理參之於古驗之於今力
斷而行之無終為儉邪所蔽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非獨臣一家一國之幸也書至建文

君以示方孝孺孝孺觀畢曰我方將急之此
奏之來正宜今各處兵已多集獨雲南兵未
至燕軍久駐大名暑雨為沴不戰將自困今
調遼東兵攻永平德州兵攻北平根本受敵
彼必歸援我大軍躡其後有必擒之勢矣今
姑遣人報之往復一二月吾師必集矣建文
君善其策遂命孝孺草詔宣言欲罷兵建文
君覽詔曰既欲急之則當婉辭庶幾肯從孝
孺曰辭婉則示弱矣遂令大理少卿薛嵩齎
至軍中又作宣諭數千言刊印千餘紙付嵩
今至軍中密散之以解我將士心嵩竟匿宣

諭不敢出

上讀詔見辭語肆慢語嵩曰君臣之相感惟誠
耳此詔必非出陛下意蓋姦臣挾詐以欺我
也夫事關國家

宗社而可以為戲耶又問嵩詔旨如此瀕行時
上何言嵩曰上言但

殿下且釋甲謁
孝陵即暮下令旋師

上曰是入姦邪之言已固而我之誠終不見察
三尺童子猶未可給也遂指侍衛將士謂嵩
曰縱我可給此曹可盡給之乎嵩惶恐不能

對於是諸將厲聲曰崑為姦臣遣來游說以
誤我是亦姦臣也請先腰斬之然後奮驅南
嚮盡梟姦臣之首以慰

宗廟謝天子安百姓而還臣等有死之志無生
之心必不為姦邪所欺矣

上曰汝輩誤矣今姦臣不過齊黃數人崑天子
使命汝何敢妄言諸將曰

殿下初聞黜齊黃便謂朝庭有悔禍之心可以
釋憾臣等固謂不可信乃今果然而

殿下猶不見信何也

上曰吾亦計之矣但今方與詔使言爾曹不得

妄語崑戰慄流汗被體俛首不敢仰視

上慮諸將或私害崑留崑於左右旦夕相接盡
意以語之留數日厚賚之遣中使衛送出境
將行

上語崑曰歸為老臣謝天子天子於臣至親臣
之父天子之大父天子之父臣同產兄臣為
藩王居大國貴富已極復有何望哉天子於
臣素愛厚而一旦以讒見惡豈出其本心哉
蓋姦臣交構以至於此臣之以兵禦禍蓋不
得已為自救之計耳今臣與權姦勢不兩立
幸蒙寬大之詔有罷兵之言陛下天地大德

臣之一家不勝感戴但姦臣尚在大軍未還
臣所領將士心存狐疑雖臣屢宣德音彼懷
後憂遲回顧望未有必散之志伏望皇上推
誠待下斷然誅此權姦數人散歸天下之兵
馬則臣父子一僮一騎歸罪闕下惟陛下命
之臣之此言出於中誠

天地神明鑒臨在上不取欺也果若綸言不出
聖誠臣雖可從如衆人何惟陛下審之崑歸
至京未入見孝孺私就問之曰燕王何言其
將士心如何且觀彼此兩軍之勢孰壯孰弱
崑曰燕王語直而意誠累千百言皆天理人

心之正不能難也其將士雖不及吾十一而
皆與王一心父子不過焉吾軍雖衆然驕而
懈疎而寡謀且諸將不和未見有勝之道今
日之事朝廷但當處之以道不當以力孝孺
默然崑入見具言

上之情及軍中之事建文君以語孝孺曰誠如
崑言曲在朝廷齊黃誤我矣孝孺曰聞崑未
時燕王重賄之今故為之游說不足信也遂
罷

五月己丑朔吳傑平安盛庸俱發兵擾我餉
道

上遣指揮武勝等奉書於朝曰比荷聖明允臣
所奏特遣大理少卿薛嵩下詔軍中諭以偃
兵息民雖臣將士不能無疑於權奸之欺臣
之父子蓋以欣戴陛下之仁矣而嵩歸未十
日吳傑平安盛庸頻疊發兵絕臣糧道要殺
臣之將士數百人臣將士守臣約束不敢赴
闕而彼必欲求釁略不見捨與比所下詔旨
背馳矣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
之所欣幸也如謂朝庭息兵之命傑等有所
不知不聞薛嵩之來往復皆經其軍中其可
謂不知不聞耶此皆姦臣之所為而陛下深

居九重有所不知不聞也臣之所恃者陛下
至尊至親也今為姦臣所愚陛下雖有憐之
之心而不能見庇則臣所以自救之計取一
日而忽之哉臣之中誠計薛嵩歸必能詳達
但前日詔旨如此今日姦臣矯制如彼外情
恟恟不敢不聞伏惟擴明奮斷以固
皇業以安天下斯臣亦有保全之望臣無任戰
兢俟命之至書進建文君覽之益感悟有罷
兵意以示方孝孺曰其詞甚直柰何孝孺未
言建文君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兄朕叔父也
今日無辜罪之吾他日不見

宗廟神靈乎孝孺曰陛下果欲罷兵耶天下軍馬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騎虎之勢可下哉且今軍馬畢集不數日必有捷報毋惑其言孝孺出矯命錦衣衛執武勝等擊獄

六月戊午朔○辛酉獲其謀者言武勝等已下獄

上謂諸將曰我駐軍於此三月以俟息兵之命今武勝既執則其志不可轉矣我豈能塊然坐此為人所擒哉彼軍萃德州資糧皆道徐沛來但調輕騎數千邀而燬之德州無所仰

給必困縱欲求戰我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飽擊飢有必勝之道勝之而後求息兵或冀能從諸將皆曰善遂遣李遠等率騎兵千六擾其餉道

上令遠軍皆易彼甲冑使遙見不疑又恐臨陣相雜難辨令各挿柳枝一握于背為識遠等行

上戒之曰吾志在除姦臣數人耳毋雪苦百姓○壬申李遠等如

上旨至濟寧谷亭沙河沛縣敵望之皆不覺我軍焚其糧舟數萬艘糧數百萬石軍資器械

不可勝計河水盡熟魚鼈皆浮死其運饟軍士盡散走京師大震而德州兵氣稍索矣○乙亥遠等率軍還○壬午敵將袁宇頌馬步軍三萬邀襲遠軍遠等伏密林中以十餘騎誘之宇衆競前伏兵突出擊之遂大敗宇軍斬首萬餘級獲馬三千匹宇僅以身免○七月戊子朔○己丑擒殺彰德守兵千餘人時敵將都督趙清守彰德

上先遣十數騎日往來城下擾其樵米及未追則引去城中薪乏拆屋為炊至是

上曰彼既窘迫望吾人少必未追吾將擒之使

閉門不復取出乃伏兵近城山麓而遣數騎薄城下誘之城中軍果出追我騎誘入伏內伏起擒殺其衆餘奔入城不敢復出矣○癸巳破尾尖寨初敵軍與民雜守之諸將恐梗我餉道請攻之

上曰山徑險窄惟一人可上元未兵亂民數百人聚其上而數萬兵不能攻今姑緩之徐當用計破之至是募得為鄉道者一人命張禮引兵千餘乘夜往攻之適夜微雨禮屯兵寨下選勇銳十餘人潛登遠出寨後執其守閤數人殺之留一人引至寨門牽炮寨上驚亂

禮大呼寨中人曰我前鋒也諸軍已駐寨下
爾等速降則生不降諸軍至即破閔雖欲降
無及矣遂皆下寨降禮引見
上皆赦之命軍歸原伍民復原業○丙申林縣
守將率衆舉城降○丁酉
上慮敵兵擾北平近城耕牧乃遣劉江率騎兵
千餘還

上戒江曰汝兵度滹沱河由間道而行廣張軍
聲多設間諜若遇敵少可擊則擊之敵衆我
寡則晝為疑兵多張旌旗相厲不絕夜多張
火炬使鈺鼓相應彼必謂我旋師懼不取逼

汝急趨入北平若彼來侵境會守城軍共擊
之江至北平平安果率萬餘人至平村離城
五十里剽掠人民江以兵出擊大敗之斬首
數千級俘獲千餘人獲馬六百餘匹平安以
數騎走○戊戌方孝孺言於朝曰今河北師
老無功而德州餉道又絕事勢可憂向以罷
兵之說誘之既不能行則當別用一策安可
坐視臣有一策建文君曰試言之對曰燕世
子孝謹仁厚得國人心燕王最愛之而其
弟高煦狡譎素忌其寵屢譏之於父不信今
但用計離間其世子彼既疑世子則必趨歸

北平即吾德州之餉道通矣餉道通即兵氣
振可圖進取也建文君曰何以知其父子兄
弟之志孝孺曰臣之徒有林嘉猷者燕王嘗
召至府中居久故得之志建文君曰此策固
善但父子鍾愛既深恐未能間之孝孺曰可
行遂令孝孺草書貽世子令皆父歸朝許以
燕王之位而令錦衣衛千戶張安齋詣世子
世子得書不啓封并安遣人送軍前時中官
黃儼姦險素為世子所惡而高燧深結之為
已地及安持書至儼已先遣人馳報

上曰朝廷與世子已通密謀

上不信高燧時待

上亦贊儼言非謬

上亦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
上覽書歎曰甚矣姦人之險詐吾父子至親愛
猶見離間况君臣哉○壬寅謀報大同敵將
房昭引兵入紫荆關侵掠保定屬縣恣毆人
民登山結寨民強有力者皆假以指揮千百
戶之名而逞威脅衆不從者輒殺之人被慘
毒房昭據易州西水寨寨在萬山中四面極
險峻惟一徑攀緣可上房昭欲守此為持久
計以窺伺北平

上曰保定北平股肱郡豈可不援遂班師

八月丁巳朔師度博沱河○丁卯駐師完縣
諸山寨民未歸悉撫安復秦○命孟善鎮守
保定○丙子謀報真定敵將遣都伯瑄常諒
領兵萬餘運糧接應房昭

上語諸將曰敵倚西水寨為固其中薪水不乏
所缺者糧耳使其餽餉得濟敵未可破遂率
馬步精兵三萬邀之○丁丑至寨口常諒督
運已入寨遂圍之○命朱榮等將兵五千圍

定州

九月丁亥朔○壬寅

上語諸將曰今圍寨急真定聞之必來援其摧
敗之餘進不必銳我姑輕騎往定州彼探知
我去必速來未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
敗之矣既敗其援兵寨可不攻自下矣時圍
寨久敵軍多南人天寒衣薄會夜霜月
上令軍中四面皆吳歌敵軍有潛下寨降者言
衆聞歌聲皆墮淚思歸無固守之志但為房
昭等所制耳○甲辰

上赴定州

十月丙辰朔真定援軍至

上夜率精騎五千趨還○丁巳食時與圍寨兵

合敵裨將都指揮花英鄭琦等以馬步三萬餘列陣峨眉山下

上縱兵擊之令勇士卷旆登山潛出敵後大張旗幟寨中望見驚駭遂亂四散奔走我軍逐之斬首萬餘級墜崖死者尤衆獲馬千餘匹擒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等惟房昭常諒脫走復追殺千餘人遂破西水寨

丙寅還師○丙子師至涿州大享軍士○己

卯師至北平

十一月乙酉朔○壬辰陞紀善金忠為右長

史○癸巳大享將士○乙巳

上親為文祭從征將士及天下將士為奸臣所驅攷於戰陣者○庚戌釋擒獲遼東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還本衛先是遼揚文等引軍圍永平出遊兵萬餘掠薊州遵化諸郡縣所得人民無老少皆烹食之有年百一十歲老者亦被殺軍士執貫嬰兒於梨木為戲縱谷淫刑百姓苦之守將郭亮以聞命劉江率軍往援

上戒之曰敵聞我軍至必遁回山海慎勿追之爾留永平月餘即盛張旗幟整飭隊伍聲言回北平徐行一二程卷旗囊甲夜復入永平

彼聞爾還壯平必復來寇爾出師奮擊必敗
之江至永平敵遁如
上所料江如
上旨稍出即還敵果復至縱掠昌黎縣江出兵
掩擊大敗之斬首數千級獲馬六百餘匹生
擒王碓等至是釋之遣歸
上諭碓等曰汝歸諭揚文姦臣亂朝剛壞
祖法屠戮諸王將危
宗社我之舉兵為誅姦臣救禍難保全骨肉以
安天下每戰勝所獲將士念其皆
皇考舊人今為姦惡驅迫而來非其得已故恣

放遣之夫姦臣所惡惟予一人百姓男女耆
老嬰兒何罪淫刑慘酷人不忍聞天有顯道
善惡之應捷於影響汝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汝無能懼乎於是碓等叩頭曰文誠得罪於
天無所逃禍臣等愚昧為所驅使罪宜萬死
今蒙

殿下再生之恩當墮首為報言訖皆流涕

上賜資糧遣之○辛亥韃靼可汗遣使來輸款

十二月乙卯朔○丙寅

上率師南征諭將士曰靖禍難者重在安黎庶
誅亂賊者必先行仁義今予衆之出為誅姦

惡扶

社稷安生民而已彼姦臣弄兵所至橫肆殺掠
嗾類無遺凡今生民皆我

皇考赤子姦臣既虐使之夫不得耕婦不得織
日夜不息而又恣其克暴吾庸心疾首寢食
不安圖所以拯救之爾曹慎毋有所侵害苟
有一毫侵害於民是逆我之心而興姦臣同
惡必不能相宥矣爾曹勉聽吾言又曰善惡
皆有天報爾但觀之姦臣所謂如此未有不
身家俱禍者也○壬午駐師蠡縣是日移營
汭河

上召李遠諭之曰今駐於此真定德州必出遊
兵偵我動靜爾以輕騎八百往哨彼至即擊
之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七

大明太宗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
至孝文皇帝實錄卷之八

四年正月甲申朔李遠兵至藁城果遇德州
裨將都拍彈葛進領馬步兵萬餘為前鋒采
冰度澤沱河半度遠進擊之敵望見遠軍少
歛退下馬繫之林間以步卒接戰遠佯却敵
追之遠分兵潛出其後解縱所繫馬遂奮擊
之敵退已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餘級溺水
死者稱是獲馬千餘匹葛進僅以身免捷至
上遣書勞遠曰將軍以輕騎八百出奇應變破
敵萬人功亦偉哉雖古名將不過也所部將

士能奮忠效力建功於歲首宜加褒賚連第其功以聞○戊子遣朱能率輕騎一千哨出至衡水縣遇敵哨兵與戰大敗之斬首七百餘級獲馬五百餘匹生擒指揮賈崇等○乙未師由館陶度河

上遇一病卒仆于地命左右以縱馬載之左右曰從馬非卒所宜乘

上曰人命與馬孰輕重人病不能行不載之是棄之矣吾豈貴馬而賤人哉且彼從吾盡力而病吾乃不恤之豈為人父母之道左右皆頓首聞者亦皆感悅○丁丑師至東河舊縣

攻城不下力戰拔之斬首三千餘級生擒其首將○戊戌攻拔東平擒指揮詹璟○庚子

攻拔汶上擒都指揮薛鵬○辛丑

上飭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大平之道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諭後世其功德在生民蓋與天地日月相為無窮今曲阜孔子之鄉鄒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敢有入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誅不宥庚戌師至沛縣守將以城降知縣顏伯偉不出為我軍所殺○癸丑師至徐州

二月甲寅朔軍中久不聞敵兵消息

上遣胡騎指彈欵台頗兵十二人人二騎北行
覘之欵台至鄒縣遇敵饒卒三千餘人欵台
等鳴鑼馳入其陣大呼曰大軍且至不降者
死餉卒驚駭悉奔散遂擒千戶二人歸知敵
兵駐濟寧

上曰欵台以十二騎破敵三千人真壯士也命
左右紀績以俟大賚○甲戌師駐徐州東北
其守將閉城不敢出

上欲移軍南行諸將曰各營軍士多出取糧今
起營恐後至者城中出兵掩襲之非便

上曰無慮要雖一人行彼亦不敢犯乃伏兵於

九里山先藏百餘騎于演武亭令數騎往來
城下誘之且戒之曰爾等至城下解鞍息馬
示以安閑若敵不出即慢罵以挑之敵怒來
追爾則按轡徐行引其度河既度即舉砲我
縱兵擊之彼必懼急回度河蒼黃之頃必成
擒矣數騎如

上旨往來城下城中兵不敢出乃焚其廬舍大
罵之徐發一天射城上抵暮乃去明日復如
是城中將士不勝憤遂開門出兵五千追度
河砲嚮伏發

上以數騎馳出西門斷其歸路腹背夾擊之敵

衆奔潰急爭橋橋壞墮水死者千餘人斬首
三千餘級餘奔入城後我軍單騎往耒城下
城中人竟不敢出○己卯遣都指揮李謙祭
外祖徐王墳
上戒將士曰閔子卿
外祖墳墓及其家在焉勿有侵擾違者不宥
遂名王親族賜鈔萬錠慰勞而遣之○
三月甲申朔我軍至徐州趨宿州
上語諸將曰敵綴我後當豫備之乃留都指揮
金銘將遊騎哨景山戒之曰敵至見爾孤軍
必追襲爾則列隊徐行乍進乍退彼疑爾為

誘必不敢進今令都指揮冀英先以數騎隔
河按伏覘爾度河如敵未追英即舉砲彼疑
有伏猶豫未決之頃爾衆已度矣銘往果遇
敵兵萬餘遂逡巡而行引軍臨河敵衆未追
冀英連發砲敵即斂退方欲布陣而衆紛擾
未定銘遂度河與
上會宿州後敵審之惟銘百騎深悔失計○辛
卯師駐豕城○壬辰師駐渦河謀報平安願
馬步兵四萬為前鋒躡我後
上曰當出奇勝之顧視濱河樹林叢茂豕密堤
岸深隘曰彼必疑此有伏聞淝河平川少樹

彼必不疑可以按兵遂率精騎二萬人持糗
糒三日至淝河按伏之去諸軍百餘里勅諸
軍士皆束苜連屬于道接諸軍營戒候者曰
縱火者與敵大戰也一苜舉火餘苜皆應敵
見必以為我軍則膽落矣若小勝敵則不須
舉火按兵數日敵不至而糧且盡諸將咸請
回軍

上曰更待一二月彼必至明日諸將又請曰今
非獨兵食盡馬芻亦乏是未遇敵而先自困
固請回軍

上曰彼引衆遠來銳意求戰寧肯委而去乎但
破其前鋒彼自奪氣指所持刀諭之曰但折
其銳錐即無復有用我按甲於此待之至則
有必擒之勢諸將曰不來奈何

上曰我度其必來須少待之迫暮令胡騎指彈
欵台以數騎往哨是夜四鼓欵台還報敵營
距此四十里已聞其更鼓旦必至矣

上喜黎明令白義王真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
戒之曰爾等各於綠路按伏彼若駐兵不動
則以十餘騎掠其營侮言以挑之若來追慎
勿與戰且引却漸與所伏兵合敵懲前日不
追金銘之失必窮力逐爾爾等亟回引入我

伏內彼既急趨二十餘里人馬必乏擒之必矣

上令王真等縛草置囊中若束帛載馬上俟敵追急即棄于地于王真等與平安兵過安語其衆將曰此遊騎也亟擊勿縱乃舍步率騎兵疾馳來追真等佯走棄囊于地誘之其衆果競取棄物既入我伏內伏發敵衆大駭勒馬還走馬疲敵策之不動悉下羅拜請降平安以騎兵三千駐北岸高坡

上以數十騎當之火耳仄者我故胡騎指揮素驍勇既召還京師為安裨將至是持稍直趨

上前相距十餘步我胡騎指揮童信引弓射之中馬馬踣遂生擒火耳仄其麾下吟三帖木兒亦驍勇見火耳仄被擒持稍衝突來救信復射其馬人馬俱仆併擒之時欲生致平安安變服以數騎走餘悉奔遁

上率兵追之斬首數千級獲馬八千餘匹生擒敵驍將林帖木兒餘降者皆縱之於是諸將叩首賀且謝曰臣等繼今不復取料事向如臣等言失此機會罪何所逃

上咲而諭之曰事機偶有相率耳無苦自貶自今但心有欲言即言之勿懲此而遂默蓋安

危吾與卿等同之是日釋火耳灰等令帶刀宿衛左右諫曰此雖舊人然久居敵中其心巨測未宜置於左右

上曰彼皆壯士既被擒固已心服况吾與之有舊恩今復生之必思曷報毋過疑也遂厚賚火耳灰及哈三帖木兒○甲辰遣胡騎薛脫歡頥兵哨宿州遇敵軍擊敗之斬首五百餘級降者釋之○丙午

上諭諸將曰我師深入利於速戰今敵駐宿州積糧為持久計若邀其餉道則彼飢窘不戰將自潰遂命劉江將兵三千往徐州斷敵糧

道江趑趄不行

上怒欲斬之諸將叩頭固請乃得釋別遣譚清頥百騎行清至徐州遇敵饗兵擊大敗之斬首無筭循河而南至淮河五河水陸燒敵饗舟車不可勝計清還至大店遇敵戰清騎少敵衆圍之清戰且行

上遙見清旗幟引兵馳援之出入敵陣殺數百人火耳灰從

上出入手殺十餘人敵勢披靡清引衆突圍而出與

上兵合擊之大敗敵衆殺死無筭敵軍欲南遁

上以騎兵躡其後行止常距十餘里。丁未遣陳文孝遠哨淮河擊敗守淮河將士斬首千餘級獲馬五百餘匹幾奪浮橋。

四月癸丑朔。丙寅我軍綴敵至小河。

上諭諸將曰敵勢窘迫必求一戰我據險待之使進則搯其吭退則拊其背彼必狼狽乃令陳文於河衝要處為橋先度步軍輜重騎兵隨之遂分兵守橋。丁卯敵軍布陣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

上率騎兵與戰敵騎兵敗走步兵復前爭橋陳文殺敗之追奔度河敵後軍來援陳文戰沒。

敵衆遂度橋布陣我將張武率勇敢士自林間突出擊之與。

上騎兵合大敗敵衆斬首二萬餘級溺水死者不可勝計屍積于河水為之不流生擒敵將丁良朱彬於是敵軍據橋南我軍據橋北相持數日敵盡糧軍士採野菜而食。

上曰彼飢吾與之相持然彼居南岸便漬餉更一二日饑稍集得濟即未易破之乃留守橋兵千餘不動而潛移諸軍輜重東行去敵營三十里夜半度河而南繞出敵後敵旦始覺復引軍相對。甲戌駐師齊眉山與敵大戰。

自午至酉勝負相當遂各歛軍還營明旦敵
投衆遁會大霧迷道旋繞山麓午霧始散
上引兵追襲不十里及之敵大驚遂深塹以自
固敵所至作塹壘軍士通夕不得休暨成而
將旦復行往往虛契人力故臨戰之際率先
罷困矣

上行營不為塹壘但分布隊伍列戰為門敵不
敢犯故軍士至營即得休逸作息自便
上駐師有暇輒與諸將馳獵以周覽地勢獵有
所獲悉賜將士每拔一城破一壘所得財物
亦悉賜之故人人樂為之用○乙亥諸將請

曰我軍深入與敵相持今盛夏淮土蒸濕暑
雨連作軍中倘有疾疫則非我之利今小河
之東平野多牛羊且二麥將熟若度河擇地
駐營休息士馬觀蒙而動萬全之道

上曰卿等所見拘常筭非知變通夫兩敵相持
貴進忌退今敵衆屢敗心膽已喪况久乏糧
士卒飢窘其心已離我所以誘其南來者蓋
敵軍多南士久勞于外孰不思家若復大敗
潰散奔歸誰能禦之如卿等言欲度河但恐
懈我士心且敵餉已達彼將復振而難與持
久今乘彼飢疫邀其饑道可以坐困之今日

之勢利已在我不容少緩諸將言多二三惟
朱能鄭亨與

上意合

上曰諸將欲度河者左不欲者右有數人就右
餘皆就左獨王中中立

上怒曰欲度河者任所之諸將乃無敢復言○

丙子

上語諸將曰敵糧且至慮我擾之必分兵往護
留其半堅壁自守因其兵分勢單力弱我以
兵擊之彼不能支必棄而走營中若出援我
乘破竹之勢敵有土崩之患乃遣朱榮劉江

等率輕騎截其餉道戒之曰若敵衆爾等且
戰且行以撓之慎勿與鏖及引之漸近即馳
來報○敵將何福等移軍欲就糧

上率衆綴之晝令遊騎擾其樵採夜使勇士劫
其營敵衆不得息飢疫日甚乃分兵護糧時
上亦不解甲數日矣○丁丑敵移營靈壁○己
卯朱榮報敵運糧五萬且至平安率馬步兵
六萬護之馬方陣負糧者居中去其營二十
里

上分壯士萬人遮敵援兵而伏馬步兵數萬于
林間豫戒之曰敵戰疲即出擊之於是

上率諸軍往逆敵恣衆未戰

上以騎兵夾擊之左右馳射矢注如雨敵人馬
辟易又縱步軍橫貫其陣斷敵為二皆棄糧
而走遂大敗敵衆斬首萬餘級衆勝追擊殺
死并俘者復萬餘人盡獲其糧餉軍資器械
何福等出壁來援壯士與戰稍却而伏兵突
出奮擊

上亦還兵擊其後敵腹背俱困不能支遂大敗
俘斬無算獲馬五千餘匹何福等以餘衆走
入營塞壘門堅守

上望見其塞壘問諸將曰此何為諸將曰固守

以待援耳

上曰不然是欲謀遁耳宜嚴備之庚辰何福
等先與我軍相對深溝高壘欲運糧實其中
為特久計至是軍敗糧乏衆心離貳乃下令
期明旦聞砲三震即出走約聚淮河就糧
辛巳

上命諸軍攻敵營壘而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
附而上我軍三震砲敵衆誤為已砲急趨門
走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墜濠塹皆滿
遂破其營生擒敵將左副總兵都督陳揮右
副總兵都督平安右叅將都督馬溥都督徐

真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員內官四員禮部
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興明欽天監副劉
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員獲馬貳萬餘
匹降者無筭悉縱遣之歡聲動地曰吾屬自
此獲安矣何福單騎脫走初破敵壘
上數下令不許殺一人殺人必償命由是將士
不敢妄殺○壬午遣費巖等送壯平
五月癸未朔○己丑師至泗州守將周景初
等舉城降

上問景初曰未攻城而先降何也景初曰此有
僧伽神水旱疾疫必禱有疑必卜問吉凶悉

響應

殿下兵未至臣等齋潔叩神曰守與降孰吉曰
降吉數叩皆然神所命也人敢違乎是以降
是日謁

祖陵

上泣曰橫羅殘禍幾不免矣幸賴
祖宗庇佑得今日拜

陵下尚祈終相以清奸惡於是陵下父老悉詣
軍門見賜牛酒及鈔慰勞而遣之○辛卯敵將
盛庸領馬步兵數萬戰艦數千艘列淮之南
岸我軍列壯岸相對

上命將士艤舟編棹揚旗鼓譟指麾若將度河者敵望之有懼色

上別遣丘福朱能等將統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漸近敵營舉砲敵驚愕福等突衝敵陣敵衆棄戈甲而走盛庸股戰不能上馬其下掖之登舟遂單舸脫走我師尽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是日克盱眙○癸巳

上會諸將議所向或曰先取鳳陽遏其援兵之路我軍徑趨滁州取和州集船度江別遣一軍西擣廬州出安慶而長江之險為我有矣

或曰先取淮安為根本次下高郵通泰以及真揚得此可度江而無後顧之虞

上曰鳳陽樓櫓堅完所守計固非攻不下恐震

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積粟既富人馬尚多若攻之不下曠日持久力挫威挫援兵四集非我之利今乘勝鼓行直趨揚州指儀真兩城單弱可招而下既得真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耀兵江上聚舟度江東取鎮江收常州遂舉蘇松以及江浙西下太平撫池州以及安慶則江上孤城豈能獨守久則必有內變

吾於此時索取奸惡事窮勢迫誰能固匿之者必有縛獻軍門者矣吾然後祇謁

孝陵朝天子敷馮中曲明白此心而復

皇考之舊章拔諸王於困苦一清朝庭載安

宗社而與卿等還守舊藩優游暮景矣諸將皆

頓首稱善○己亥遣吳王招諭揚州先是揚

州指揮王禮等聞

上將至議舉城降其鎮守指揮崇剛監察御史

王彬執禮等下獄暨王至禮弟宗及千戶徐

政張勝舍人吳麟等數十人出禮等於獄遂

開門降○庚子師至天長揚州指揮王禮等

縛其鎮守指揮崇剛監察御史王彬赴軍門見

上至揚州命王禮同吳庸等率馬步兵數百諭

下高郵通泰諸城且集舟以備度江○壬寅

高郵等衛指揮王傑等率衆詣軍門降

上駐師江甯於是朝之六部大臣皆圖自全之

計求出守城都城空虚上下震悚建文君乃

下罪己之詔遣人四出徵兵蘇州知府姚善

言於朝云有文武才畧可以扶顛濟危者反

置之散地不用今事勢狼狽須速召之詢其

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對曰於今人才豈有過

於黃太卿哉將召用之為方孝孺所沮既而復召久不至孝孺曰宗齊丘竟不來耶孝孺乃言事急矣宜以計稍緩之建文君曰何計曰曷遣人許以割地稽延數日東南召募丁壯當畢集天塹之險壯軍不長於舟楫相與決戰江上勝敗未可知建文君善其言乃遣慶成郡主度江至軍門白其事郡主

上之從娣也

上見郡主慟哭曰我父陵土未乾我兄弟頻見殘害人之忍心有如此乎且一入讒臣之言即如膠漆不可解至

親之言縱傾吐肝心如水洒石今我之來豈其得已哉言已復哭郡主亦泣下沾襟悲不能止

上問周齊二王安在郡主言周王須召還未復爵齊王仍被拘囚

上益歎歎不勝郡主徐申割地講和之說上曰吾所受

皇考封土且不能保割地何用且吾此來欲得奸臣耳志在清朝庭安

宗社不在土地吾分地自有皇考所命者富貴足矣不願羸餘但得奸臣之

後謁

孝陵朝天子未復典章之舊免諸王之罪即還
北平永祗蕃輔吾無他望也又曰此奸臣欲
姑緩我以俟遠方之兵耳我豈為其所欺哉
郡主哩然遂辭歸

上送出軍門謂曰為我謝上吾與上至親相愛
無他意也幸不終為奸臣所惑耳為我語諸
弟妹吾幾不免矣賴主言風王國公之
宗廟之靈重佑相見有日也郡主還具言之建
文君出語方孝孺曰孝孺失色建文君復問
今柰何孝孺徐曰長江可當十萬兵江中船

已遣人盡燒之矣北兵豈能飛度况天氣蒸
熱易以染疾不十日彼自退若遽度江祇送
死耳

